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弟十四

三月十六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十一年
三月二十一日致曾劼剛公子　同治十一年
三月二十三日復邵汴生中丞　同治十一年
三月二十八日復何筱宋制軍　同治十一年
四月二十七日復何筱宋制軍　同治十一年
五月十六日復彭雪琴宮保　同治十一年
五月十七日復吳仲仙制軍　同治十一年
六月朔日復王補帆中丞　同治十一年
六月十七日復何筱宋制軍　同治十一年
六月十八日復四品卿銜何子永　同治十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復邵汴生中丞　同治十一年
七月十九日復何筱宋制軍　同治十一年

七月二十二日復鮑花䕃中丞　同治十一年
七月二十四日復許星叔閣讀學　同治十一年
七月二十九日致劉子務廉訪　同治十一年
八月五日復王補帆中丞　同治十一年
八月九日復邵汴生中丞　同治十一年
八月十一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十一年
八月十三日復何筱宋制軍　同治十一年
八月二十一日復何筱宋制軍　同治十一年
八月二十六日復邵汴生中丞　同治十一年
重陽日復王補帆中丞　同治十一年
九月十一日復丁雨生中丞　同治十一年
九月十二日復袁筱塢少詹　同治十一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弟十四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弟十四

桐城吳汝綸編輯

正月三日復喬鶴儕河帥　同治十一年

侯家林決口要工適值新舊交替地方與河員互相觀望稍有遲誤尊慮撥銀購料春水已生仍須中輟不得已而請撥惟東南各省皆懼沮河不堵黃汛盛漲南趨諸湖運道農田爲害過巨頃聞　廷旨飭東省籌款年內興工已撥銀三十萬兩派近河州縣提購埽料薛守福辰赴沛衞設局催收似購料尚可集事工程責之河員能否同時並舉殊深系念或謂侯家林決口仍係西面洪川口黎同莊一帶橫穿趙王河東下之溜須先堵趙王河舊口以撤正流其地名孟家莊寬一百三十餘丈次堵沮河新口以截漫流其地卽侯家林寬八十一丈深一丈四五尺若通盤籌算與其捍沮河而大溜轉趨安戴穿運路寬寬者難治不如捍趙王河而大溜得

歸張秋穿運路窄窄者易治未知於實在形勢果相合否尊函云侯家林並不得爲決口黃水捲地漫野而來全將民堰汕去縱堵合而上下民堰處處可以過水須將此一百二十里民埝普行加倍乃爲可恃是此項工費浩大已難倉猝程功若再議堵趙王河舊口更恐無此財力矣鴻章自五年剿捻周歷河上見黃水日益南走該處地勢北高南下曾謂一過沮河越南旺分水口遂無治法今不幸其言中矣吾丈處事勢竭蹶之際獨任挽瀾障川之責心力交瘁可想而知春融尚須親臨督催否調甫中丞以畿境工賑兼營頭緒紛宂月內淸理稍定當卽委員接署計入 覲後履新亦不遠也

正月二十一日復王補帆中丞

采購賑米四萬石承商飭胡雪巖在滬定買三萬臺灣再辦一萬開春購齊派丁守嘉瑋押運萬年淸伏波安瀾三船各一百五十匹馬力計每批

可裝一萬數千石若二月上旬放洋中旬可至輪船喫水過深恐不能入大沽口已令天津丁道多備剝船派員在大沽紫竹林兩處分投接收所雇商船如係外洋輪船夾板較爲迅速但須隨到隨交過期要加給住日船價如沿海民船又慮春初阻風遲滯藎籌定臻妥速盼委員任津郡麕集飢民數萬迫待春賑各屬亦望及時散放闔米到後自可於舟次受兌無須囤倉祇求米船早到斷不任其守候進口在海運既到之後誠不免擠礙延擱之虞矣調甫月杪交卸藩篆計展 覲履新晌交初夏和翁由北而南自須七八月間也粵東應元書院章程法良意美造就必多辛未發軔已得狀頭及詞林五人足徵教澤之遠官自官而家自家名論不刊月俸七百金措置裕如能自理財方能理 國家之財亮節清風尤欽佩無地三年例請如力有不足竟不必請吳仲翁爲言入蜀兩年闔累未清此固中外所共諒耳官造輪船清册閱悉津關養船經費尚未籌定容弟

三月到津後與陳道詳酌再行預陳前雪帆閣部有停造輪船之奏未知執事如何籌復總署緘商官輪招商雇買以資周轉想已幷達尊處若不停造或備運漕或交商賃亦是流通之法惟聞滬商以官輪船裝運無多駕駛不善未敢傾重貲以受牽制現飭津滬各關道集議尚難遽定妥策滬局係雇用洋匠由我主政行止尚易操權左帥初定閩局合同似有欲罷不能之勢或僅議定製造若干隻工竣即行截止閩船創自左公滬船創議曾相鄙人早知不足禦侮徒添糜費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後不亦難乎畿疆年內外得雪數次民氣尚屬恬和惟窪地未涸春麥未能補種展轉溝壑不知凡幾抱疚無涯

正月二十六日復曾相

募人出洋未盡事宜一摺十九附遞奉交總署議奏馮卓如函留郯守極爲懇切玉軒尚無稟覆滬局不可無玉軒鴻章言之屢矣前因品蓮病劇

不得已俯陳沈孫諸君之請商令暫代正初子敬來省詢知品蓮近狀漸瘥冀可緩至鴻章抵京後再商替人鄭守願否姑聽其便卓如於此事探討已久惟務外而不甚精於內局務主持七年尚一日離鄭不得其情可知徐壽外才雖欠深入精通高出流輩卓如肯表而出之否蓋局員無不畏其疑個也興造輪船兵船實自強之一策惟中國政體官與民內與外均難合一慮其始必不能善於後是以鴻章於同治四五年捌議鐵廠時左公已先議造船鄙意未敢附和但主仿造槍礮軍火謂可自我發而收之也即不備於水而尚有備於陸也茲閩滬造船已六載成器成效不過如此前興之而後毀之此信之而彼疑之及今吾師與左公尚存異議已多再數年十數年後更當何如財欲其費效欲其緩百年或有與洋製爭勝之日今世不欲多費財又不欲緩收效士大夫恆情皆然豈獨雪帆雪翁此奏亦采中外衆論而出之也仲仙之去蘇巖之告幼丹之辭皆為船

局補帆又屢來書詢官輪處置之法亟亟求去之即易疆吏百而所見則一人孰不視官爲傳舍有憂　國如家顧遠如近者乎可悲也師門本創議造船之人自須力持定見但有貝之財無貝之才不獨遠遜西洋抑實不如日本日本蓋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併力則財與才日生而不窮中土則一二外臣持之朝議夕遷早作晚輟固不敢量其所終極也租賃輪船一節自是經久推廣至計津關委員林士志與廣幫衆商雇搭洋船者議呈九條照鈔呈覽據稱公湊本銀三十萬公舉總商承攬由官稽查或請發公款若干照股均攤生息已緘致上海廣建各幫妥議仰復履任後就巨商反覆籌計或有定局鴻章並屬子敬隨時函商仲復無論何項委員經手必須各關道就近商辦敬乞卓裁省三交卸銘營未盡妥洽蓋臣入手亦太慌亂王孝鳳又從旁加功致干　嚴譴撫職倘是小事省三自爲計則得矣蓋臣日求加餉加運費徒滋饒舌將來如何支久月間往

復兩緘錄呈鈞鑒頃又接藎臣上元日來信仍請另增親兵二營額餉另籌運費並稱左帥進攻河州太子寺各軍連戰不利後路被擾各路諸軍退撤全數出山賊騎已至鞏昌會甯等處安定危急等語似此前敵軍情大變可慮之至季老志在盡瘁鴻章自度精力日衰文武將佐亦少艱貞耐苦之人設有緩急將若之何吾師以天下爲任曾豫籌及否轉運局借撥挖河築壩銀十萬兩目前暫可周轉惟盼及早歸款耳金眉生性喜多事其言不可盡聽去秋洪水橫流三事大夫莫知我艱姑采其鹽務捐引勸募棉衣二策若非函丈在江休戚相關鹺說固不能行俾其窮老附請開復原銜即屬其韜晦守默自遠讒謗嗣後迭有函牘或批不准或置不會稍示疏遠之意仲復子山皆不肯會銜極有斟酌其強勸吳曉帆芳之說似是訛傳甯波十萬元會勸浙捐二者實有其事鴻章斷不爲其所惑江浙似亦無偕從之者若竟橫挑是非吾師處置勿論我輩當共含容而

巳史繩之放安徽道尙難成行子序年丈幫分巳由鄂臬寄賤辰何敢言老魯庶愍歉殊令愧悚寵省山分任河務亦佳

二月十四日復英西林宮保

昨得昌期書湘鄉侯相忽於二月四日仙逝老成彫謝中外震驚弟與患難相依最久艱難時局賴共支持噩耗乍傳憂悸欲絕我公同舟摯誼睹懷　君國情緒可知愈報計巳至京十一二日邸鈔未見明文尙不知誰是替人定亦煞費躊躇　兩宮正殷吉體聞此應若何悼念也大亂時人才輩出今四方漸平日益枯落夜闌依斗輒用愀然

二月十六日唁曾劼剛栗誠公子

十二夜得黃軍門馳報吾師頭暈復發調養數日巳痊乃於二月初四日棋罷散步園亭倏爾彝逝驚悸慈痛神魂飛越四日於茲初猶疑信恍惚或者難過復蘇不敢遽相唁弔今閱邸鈔遺疏至京　兩宮震悼逾恆特

諡文正追　贈太傅一切飾終　恩禮均極周備而吾師果已死矣不可復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弟等仁孝性成遽遭大事慘痛哀迫之狀略可想見鴻章從游幾三十年嘗謂在諸門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親切往歲津門送別見師容貌雖漸蒼悴體氣食量均未甚減謂當永享遐齡嗣過金陵人至詳問起居云自去冬巡閱回署精神更覺健旺前接正月中旬來書娓娓千言毫無意興衰竭之處何圖撒手竟去非獨鴻章意料所不及弟等亦倉猝豫備之不及也附身附棺等事定已周全　賜祭設弔有日否還籍職守無翼可飛何時始得拜瞻几筵一大慟耳錢調甫適於十一日抵京函稱　內廷是日得報輟朝三日百官相顧失色海內外士民呼號巷哭者蓋不知凡幾也每憶吾師於軍事屯困時常恐死不得所及賊平而官居又慮晚節不終茲結局如此哀榮　易名如此優異亦不負平生之志惟吾弟等孤露人間何以善慰慈幃克諜堂構鴻章等勉

承遺緒何以支持　國計仰報恩知此則所共早作夜思而惕厲不能自
已者矣以後喪塟大端悉賴經營周妥前奉手書以師母大人足疾已愈
而筋骨輭弱扶杖倚人而行病弱之餘何堪經此悲愴務望吾弟强抑哀
思曲體親心曷任系念禱切之至師門文稿奏疏日記裒然成帙望及時
收集酌請名手選校鴻章當任梨棗之役行述年譜並祈早爲編訂轉寄
史館諸君撮敘入傳鄙意方擬作疏表揚纔見　諭旨大致周浹四海公
論在人　九重自爲知己似無煩贅言矣

二月二十三日復梅筱巖方伯

十二夜接黃軍門初五日辰刻馳書驚悉師相暈疾忽發遽爾徂逝初以
吾師近來精力雖減體氣並未甚衰何至一去不囘十六日接閱邸鈔乃
知遺疏果已至京當卽泐函致唁劼剛昆仲並畧商後事計得預聞十九
日復奉初六日六百里來函並鈔摺稿及師相絕筆數語悲愴曷勝　聖

主感念忠良　恩禮優渥什倍於官倭諸相昔胡文忠歿後師相爲表揚
一疏膾炙人口鴻章受知最深又後死之責奚敢以不文辭惟伏讀　詔
旨似已無議不搜一代元良　九重知己師相勛德名位冠絕百僚卻非
文忠可比深恐以贅言觸忌且鴻章於咸豐八年臘月始復從師於豫章
以前節略日久無可考證亦懼貽不詳不慎之譏昨緘屬劼剛采輯行述
年譜哀迫之際慮難速成幕府子密諸君能否於暇時編查摺稿撮敘事
實大略鈔寄俾有據依即遲數月亦可補上尊意如以爲然乞代懇催爲
幸現所宜亟請　加恩者子孫銜名已令筱宋劄軍查奏他人自不可攙
越筱帥於師門恩誼極隆無不竭力表章鴻章已函商酌辦並將師相平
日甚盼栗誠科第之說緘告調甫在京便爲述及矣至安徽江西湖北三
省均應請建專祠英劉各帥與家兄等當先後疏請望執事便中商詢之
師相善全始終以平昔侍坐之論揣測高深似可毫無遺憾惟　國事重

大四方多故藐躬固無能獨立諸君亦勉贊支持江南北大亂初平伏莽甚多內憂外患時覺岌岌祈閣下襄贊筱竹諸帥宏此遠謨愼守成法以弼丕基侯家林決口聞將堵合淸江河工倘祈妥議

二月二十五日致曾劼剛栗諴公子

前泐唁函計已達覽連日迭接南中寅友來書並由小巖方伯寄到師門遺疏及日記絕筆戰兢臨履之意終身不懈神明湛然殆聖賢仙佛中人追念典型彌增愴慕聞已請九世叔來甯主持一切似須月餘乃可起到計奉　恩旨後應擇期弔奠鴻章遠羈官守未獲匍匐往從執紼之役私衷罪歉特令史副將濟源秉程南馳代申祭告謹備聯幛並賻儀二千兩極知淸風亮節平生一介必嚴豈敢瀆以相溷惟受知如鴻章之深且久竊祿最厚若不稍助大事亦太覥顏乞勿以恆情覩之卽賜詧存爲幸飾終　恩禮備極優渥其略有請增者各地方大吏當事之責惟吾師數十

年堅苦卓絕行詣尋常或摹繪不出鴻章隨侍患難略窺底蘊分應專疏上陳自聞信後心緒懊惱萬狀追尋前事恍惚如隔世筆拙思鈍又苦不能自達其所欲言現擬丐求前後幕府諸君各據寫見聞隨筆劄記見示當從容刪稿乞付史館不乞他　恩亦可免世俗之譏嘲矣鴻章受　國重恩家有衰親常祝吾師康強壽考分此重寄而今已矣前望後顧愴然雪涕如何可支此又非心喪築室所能自遣者沅丈久不通問與世齟齬未知尚有出山之日否希代道念滌督南歸時似宜暫寓湘省師母大人近體若何務祈設法寬慰

致錢子密吏部薛叔耘副貢

師相之變實出意外聞信至今恍惚驚悼如夢如迷諸公左右追隨更不知如何傷感遺疏想由密兄代擬語意若自己出豈獨有若之似夫子朝廷震悼　恩禮至優亦如人意之所欲出小子尚復何言惟師門平生

功業志行精神氣象外人不能盡知我輩從游最久相契夙深反復籌思未可終嘿弟忝竊高位聞道雖早而離道太遠文筆弱劣不能自達其所欲言前函懇筱巖方伯轉求諸兄撮敘大略見示昔師相表揚胡文忠一疏其時先令鴻章起草乃大加刪潤而出之玆不才老而愈荒搆思數日竟至不敢下筆惟有仰乞同事諸君子就近查考前後事實及吾師平日意趣功力之所在不惜分條逐件一一劄記尅期惠寄俾集衆思庶無遺憾師相與弟交深而情過親不欲再乞　加恩致貽世俗標榜之譏但助史官耳目所不逮想尊意必以為然耘弟手筆極好如密翁無暇務懇及時代撰感盼曷極筱帥計已履任　內意頗以兩江難得替人惟賴筱翁努力耳

二月二十六日復王補帆中丞

萬年清安瀾兩船運米進口皆因喫水太深不能逕達紫竹林已由天津

丁道派員前往剝運上海采買之米聞須由嘉湖各縣倉借撥周折需時洋行輪船夾板因多裝米赴粵不肯載運北口未免居奇日來尚無閩米續至之報各屬指望分發春賑焦急曷任海運漕船到津已有數十隻將來剝收攤擠勢所必至丁守亦早至津計與丁道等妥速提催也津河水未甚涸飢民待哺日長但冀春季暢晴高地麥收必旺惟地氣太濕今歲恐仍有水災耳曾文正公之變殊出意外遠近同悲東南控馭難得替人筱宋暫權其威望才略未知能否勝任宋雪翁停止輪船之議前由曾相鈔咨並另復總署函稿謹照鈔呈覽雖未及覆奏老成讜論實爲思慮深長想總署樞垣亦未敢遽置可否租賣華商一節自是變通經久良方敝處早分飭各關道體察核議尚未具覆此事應由上海辦起南洋無熟悉情形肯任大事之人則築室道謀顧慮必多閩廠原定五年造船十六隻現已逾限似尚未如數造齊日意格等必出爲解說與洋人共事既有成

識在先未易翻悔於後如何定局如何善後務祈通盤籌畫妥略敢陳便
中鈔稿見示爲幸大沽口內至津二百餘里水常淺涸大船多不能行昨
據津關陳道等議以閩廠鎭海新船丈尺分寸可期合用未知船器礮位
良楛若何求飭便中北駛查閱再行定議已另咨商

三月望日復英西林宮保

兩江督人難得筱翁以蘇撫權攝本係舊章或謂長江水師需人整飭請
調彭雪翁管領其事雪翁老病避世未必再出而東南關鍵尙不係此鄙
人忝管北門時虞隕越惟祝鄕邦遺黎得所依恃耳曾文正公克復皖省
各郡縣遺愛在人筱宋請於立功地方建祠自併皖城在內應否由執事
專疏於安慶立祠之處伏希卓裁

三月十六日復丁稚璜宮保

侯林之役毊帥膠執河工錮習遽請緩辦江南慮其波及遂有堵順淸浛

舊河之議需費鉅而掣水於下游竊疑迂遠寡效明公霆震飆舉掃除積弊爲曲突徙薪之謀不及五旬官堤民埝次第完繕定大難決大疑是何神勇凡事必有十分把握而后定議則亦無可辦之事老於事者徒媕婀獨未權其利害輕重耳聞公之風當共感奮也統計費帑若干如何籌湊規畫章程必有大異尋常蹊徑者前後奏章望飭鈔咨以擴見聞爲幸東關加抽洋藥釐金一節鄙意重在一律加收非必欲解津應用承示東省添練馬隊水師及協撥各款多指釐金自應併解司庫迺蒙軫念畿疆災祲允爲勻借二萬金俾濟賑需厚誼公忠實出望外鴻章上巳日由保赴津沿途察勘河間以東水勢漸涸惟文安大城滄靜青津各屬仍一片汪洋雖極力疏消而海河至大沽百餘里內節節沙淤灘阻風潮頂托欲下不下恐至四月尚未盡消伏秋大雨時行哀此孑遺豈有生計現賴閩省助米四萬石分給各處暫濟口食執事於河費竭蹶之際尙蒙盡力推解

噓枯起瘠功德匪淺曾文正公久同患難遽悲永訣前望後顧獨立蒼茫
兩江替人屬望我公幸勿堅意引退四方多故老成彫謝必賴大力擔當
也省三早經抵里勇退求代自干　嚴譴蒙　恩曲念前功或亦勤忍增
益之道銘軍半撤同徐祗要蘇省勉力供支冀稍紓將伯之呼矣

三月二十一日致曾劼剛公子

前派史副將賫致薄賻吾弟守不家於喪之訓堅卻賵賻第思師門素無
蓄積卽蒙　賞銀兩計歸葬卜地一切禮文周備需費尤多若尋常知交
自概屏絕如鴻章兄弟等誼同骨肉仍不敢遠遺多金亦慮有累淸德此
戔戔者豈尙弗蒙鑒納耶澄侯世叔到甯後能久住否秋凉再扶櫬南行
較爲平穩何筱帥疏已甚曲盡咸豐九年以前事實稍略師相一生艱苦
磨折實在斯時聞屬次靑擬稿必能詳贍將來乞鈔寄一讀兄正令摯甫
代擬疏草謙讓未遑神道碑非異人任當與摯甫商辦自愧不文無以表

章先師盛烈私衷負疚多矣　廷議令彭雪翁復出治水師未知能強起否東南大局尚不專在此一事也

三月二十三日復邵汴生中丞

保陽傾蓋暢慰闊悰比審順抵青門新猷丕煥河州前敵潰退幸季帥尚能力持投誠之說雖未盡確藉以整軍緩敵大局無虞執事益得從容布置譚李所部分併整頓邊防計稍周密曹藩臣駐乾訓練近日將士較融洽否壓懇散處添解運費乃可入甘無如散軍出入款項歷有定額奚從籌增巨款聞調甫中丞在京時曾爲當軸言之亦以暫行留陝協防爲是台端斟酌情勢能否暫留渠在陝則戰守當可得力赴甘則主客似難相合兵單餉薄亦屬無濟於事弟去冬覆奏但就　廷論易將之意約略言之相距過遠礙難懸揣定議務祈大才就近審度機宜詳示一切是所企幸湘鄉師相中風暴薨遠近震悼東南失此長城後患方多殊可危慮瑞

芝師昨亦作古老成彫謝惟盼諸君子同心戮力翊贊　聖明盤錯乃以
別利器關中雄勝之區鎮撫招徠及時展布尚可有爲欽仰曷極

三月二十八日復何筱宋制軍

昨奉三月三日手示敬審前旍遄發吉座允升兩江任大責重而兵事餉
事洋務鹽務及漕河吏治諸端皆有成章可循我公大含細入厚重謹嚴
逐漸經營必當日有起色來書謙抑惕厲自覘欿然彌深欽佩調甫自都
過津述及當軸以難得替人專委執事以宦跡久在皖鄂與湘淮將帥氣
誼素投緩急可恃弟等盱衡當世賢才實亦無逾我公者似是常局非暫
攝也大疏表揚文正師鉅細兼賅遠邇傳誦鄙意初欲略述所知心煩鉦
劣又前後事實苦無記載恐貽挂漏之譏嗣接讀佳文更不煩言而解聞
有請次青撰述吾師生平者或能補我輩所未逮弟尚徘徊竢之　朝廷
篤念藎臣固已無微不至子孫　加恩一節應俟尊處查覆日內尚未見

綸音殊爲盼系淮鹽督淮運司兩織造傳辦各件似與長蘆略同江南
雖較富庶所需二百萬豈能咄嗟立辦若先籌辦一半可稍塞責不獨財
力不給亦無許多機匠丁稚翁堵塞侯家林決口則順清河等工可緩似
不妨變通待時江省出入皆有定款入無可增則源未易開出亦未便增
則流尙須節且須從大端節省至加撥運司京餉十萬早運或可騰挪耳
皖軍調回徐州原請由師相酌量撤留唐提督甫經到防尙未議及將來
應否酌裁幾營暫留幾營俟秋後察酌妥辦擬軒與省三俊侯至好該軍
情形亦熟計其展 覲回淮當在夏秋弟再與之面商令其莅任隨時請
示籌辦何如俊侯奉諱先經 奏留陝營嗣回徐固請終制弟曾咨請師
相疏留以資熟手似尙未及核辦此次金陵進謁時果否議及是否由尊
處附奏便中示知 內意欲彭雪帥再莅水師肯出而任事否日本使者
柳原等瞬即來津欲悔前約未免失信容當相機駁辨法使即來修約英

人亦不無覬覦今年洋務或有饒舌處以靜鎮冀可從容就理歛幕專賴揆筱南襄理通商函牘前接伊信不願遠行朗軒過此商請尊處留筱南襄助而請孫君文川赴津幫忙似甚妥洽乞兄以鄙人求助之誠轉告兩君子借箸一籌弟自去冬回保迄今五閱月總署來信數什件皆置未復亦可見其疏懶矣省齋到津奉　批旨令其　陛見弟以賑務緊要請先赴任昨已往保陽接篆金眉生條陳多不可行迭經批駁並屬其杜門韜晦前代籌賑款請復頭銜彼復多事可謂不知進退者矣

浴佛日復黃子壽太史

蓮池引水種荷活潑生意足徵小試經綸殊深嚮往三世兄痰既下蘊宿疾可望鋤除可喜之至心泉病甚似將去官孝鳳過保想係回京其誣蠛丁雨生痛剗劉省三頗傷忠厚院長而遙持　國計雖非出位但似涉門戶之爭所謂僞君子也左帥並不能聽用其言受降撤兵究將如何結局

曹蓋臣偏裨器材去一王家珍又用孫恕何能有爲曹將萬人幸與西路
全局無甚關係耳日本議約甫定忽又派人來津商改狡黠可惡陳子敬
尙在假中弟尙未與該使接晤惟該國上下一心皈衣西土機器槍礮戰
艦鐵路事事取法英美後必爲中國肘腋之患積弱至此而强鄰日逼我
將何術以處之有崑山王學博於吳亂時避地香港陷身異域輯籍海國
官一册因人轉呈鈔奉台覽可作奇書觀也

四月二十七日復何筱宋制軍

三月二十八日肅緘計早達到昨奉三月二十七日惠書敬承一一現造
兵船雖未能即云禦侮而規模已具門逕已開數十百年中國禦侮必衆
賴之季高制軍大聲疾呼不可裁撤鄙人斷無異詞將來與造貨船再籌
招商雇用未爲晚也昨據吳道稟批答咨報未審有當蓋懷否募選子弟
出洋肄習一事文正師持議甚堅及吾身敢不卒業荔秋純甫二君洵遠

志之士恐因師相倦去意興索然望兄時時策勵之去冬致書師門以茘
秋垂老投荒必須預籌替人茲總署復慮及此敎處左顧右盼無此選到
之器似須於粵東選覓乞公早爲留意純甫熟悉洋情宜得志正體直者
贊助則流弊較少倭使柳原等迭經嚴詞駁斥聞其赧請本國再定進止
南洋派赴京修約者何人

五月十六日復彭雪琴宮保

黃鶴樓頭一別忽逾四年聞結茆江干鍵戶謝客馳慕莫名春間錢調甫
展　覲闕津具述　樞廷文相以執事威望血性足繼吾師　朝廷優詔
復起正爲天下蒼生額手旋得江楚探信知大雲擁護　命即行極深
欣盼九年冬叩送師門於天津精神固差飲食起居均甚强健嘗謂當後
我而死孰意金陵凶耗轉瞬即來中外皆詫爲奇禍自爲計亦得矣如
國事何如我輩何劼剛昆仲扶櫬西上計我兄必迎祭於湖口撫棺大慟

患難平生從此永訣古今傷心人同此懷抱也弟顧影自危既不能遺世獨立惟祝同舟舊雨奮翅溟池合力支拄迺讀啓程疏稿及來函宛轉哀鳴殆無意於斯世未免大失所望竊謂力疾巡江何不可力疾趨 朝再取進止中原粗定時局日艱非得忠貞幹濟數人布列寰寓恐有江河日下之勢厚庵深固閉拒誓不再出我公又如此頹唐師相未了心事誰與擔當耶昌歧興致亦甚衰颯長江雖得替人兄當有以慰其意焉長夏扁舟冒暑馳驅曷勝惓惓北上時乞過我

五月十七日復吳仲仙制軍

春夏江水甚漲想係蜀中雨澤應時黔苗掃穴擒渠善後不外留兵招墾川楚撥師或可漸次裁減惟裁營須清積欠減餉須助墾本仍賴川楚協力稍示限制亦費盡籌隴固就撫實不敢恃為定局目前供支恐尚有增無減省三拂衣遽行所部誘諸莫知誰何之人弟初不便強拂其意竟成

無底之累將來即可裁撤亦多隱患奈何

六月朔日復王補帆中丞

賑米早經收竣分運各屬起枯回生功德匪淺丁守等航海購解備極妥速循案請奬愧未足以酬勞直屬高田尚多麥收頗稔民氣稍蘇秋禾均甚暢茂日來陰雨間作但祝霪潦不至津郡積水甫退若盛漲加數尺即虞偏災焦系局任輪船有不可中止之勢季丹兩公大聲疾呼鄙人豈復能異議月前覆疏 留中已先鈔稿密咨矣鎮海船器具精堅礮位亦新津河大沽出入似尚合式俟秋中駛來自當留用現籌洋藥加釐以資薪費屆時容再覆陳彭雪翁力疾巡江不能北上筱翁表揚文正師一疏似已賅括可無贅言日本遣使賫求改約經弟督飭陳孫二道反覆駁辨給以覆文回國據稱須該國往西洋修改新約事竣再來華互換約在明年春夏間無論果否必待換約後妥商通融也法使熱夫類已至烟臺不日

由津赴京似議修約章未可尅期竣事

中伏日致張廉卿中翰

文正師薨逝後感悼不能去懷前屬薛叔耘吳摯甫趙惠甫諸君詳查事實各抒所見撰擬一篇正欲采輯入告聞史館已就江皖楚三疏編敘傳稿勢已無及又　兩宮近日　召對殊稀凡陳奏要件不免留擱以是徘徊不果劼剛世弟諄屬爲撰神道碑鴻章事冗筆拙向未學爲古文碑誌尤非高古嚴重創言造句不足以稱其體詢之摯甫未敢率應皆以此事推閣下叔耘書亦道及之吾兄於師門風義最篤伏祈椽筆代作尅日寄交感泐無似

六月十七日復何筱宋制軍

陳麗秋容純甫月前來津一晤忽忽返棹亦將總署商辦替人之說約略告知麗秋顧盼自雄謂必可如約往返弟遂不便深問總署之意蓋欲籌

備於平時執事擬詢棨召民俾畢所知務望留意物色爲幸如有其人隨時詳示棨陳兩君所識南洋諸島收之可爲我用誠有遠見兩生中丞曾有此說惟新開各埠似已分隸各國如香港尙在粵境華官未能過問推此遠之海外若明爲條敎彼族必起而相爭若陰與羈縻宥小或藉爲口實荔秋謂俟兵輪船出洋後以巡歷爲名往覘虛實再行定奪似尙合宜目前可無須建言也

六月十八日復四品卿銜何子永

四海之大庶政之繁幾患無人湘鄉師相忽又僊去前望後顧觸緒增悲顧撫綏之責在疆吏而振奮之本在　朝廷今　沖聖吉禮將備　宮府內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計及民生之休戚過有興舉悉下部議徒令猾吏姦司留難需索而名實皆虧紀綱日墮踵此而行亂機將兆豈疏遠所能爲力即百湘鄉在外庸有濟耶日來　西太后不豫輟朝數旬振軒

朗軒等近光無日引對人員積壓更多近侍咸以　親政爲諱若　聖德未近於光明臨馭萬幾亦非易言此則目前可憂之大者鴻章自治分內應辦之事勤多牽掣日不遑給曷敢馳鶩高遠中外責望過分大概蹈空常談惟有量力踏實做去在直一日不稍釀亂而已去秋大水瞀惑無措之時適金眉生以鹽捐棉衣二策相餉不以人廢言而於災民有實濟故深德之嗣見條議支離乖舛痛加批斥或遂置不答似尚不惡而嚴來指隱約及此尚恐相知不眞耳向來用人聽言不甚涉成見也

六月二十二日復邵汴生中丞

河州撫事似已就緒東鄉西甯頑梗之徒或漸以兵威脅之嚮化左帥何時移駐蘭垣穆帥一軍勢將奚往澄部零匪已否殲除甘事一日不靖陝邊固難保無事也藎臣聞有足疾與敝處函牘從未提及初七日來緘尙有將弁勇丁均屬帖服之語而尊示初六夜武毅右營哨官譁潰二百餘

人藩臣親率馬隊往追時日畧同情事迥異是藩臣之匿不以告抑尊處之傳聞未確耶頃已據探報情形批詢查復又接彼塢兄初九來信謂藩臣已將潰勇招撫百餘人餘仍散在各處續後想布置妥帖矣該軍兵將不甚愜洽弟早有所聞時深焦系藩臣用人太雜偏聽多疑近又託病不常接見營哨自更易於搖惑惟留陝銘軍實係百戰勁旅營規向極整肅器械尤稱精利省三付託非人弟亦將就畫諾以致進退狼狽後悔何及敝部稍得力之將領散處四方或另當一面當時本猝不及爾今已定之局再求更易則軍心愈滋搖惑必須審慎躊躇出於萬無一失不至一誤再誤而後可也省三斷無再覩秦師之理彼塢慷慨自任論其智勇歷練必能勝任不知於現在各將弁恩信相孚否稍臺果有替人否執事同譜至好見聞確近乞妥酌密示爲幸尊意既以陝中空虛已極斷不能少此一軍將來若必易將似須與秦人上下聯絡而威信又足以統攝銘營方

爲合宜敝處左右籌思一時實難得妥人藎臣肅州之行尙易作爲罷論惟其交替則恐不易平妥筱翁必確有把握卽請我兄於言事之便略露端倪弟如蒙下問容當直抒所見也事關大局彼此同之不敢不愼至直省西大道現甚平靜行旅無驚瀛眷何時出都已飭各地方官妥爲照料護送請釋厪懷書此適接藎臣十一日函告潰勇已分別招回懲辦暫可無事惟病足愈劇似有退志耳

七月十九日復何筱宋制軍

筱南於洋務公牘實能曲折赴題總署諸公有知之者惟在敝處襄事十年未得一枝之棲今窮且老不便强之遠行果與世亦落寞寡合江南才藪恐遂沈淪念之惻然滬局馮卓如鄭玉軒於洋務機器已有心得玉軒精細篤實尤未易才念其資勞漸深銜薦堪備關道之選桐雲曾任實缺久思得一進步自文正師去後未免旁皇卻顧是以附保在內稍慰其意

而未滿其願望也然都中人來毀譽似倘參半或前在閩另有招忌之處桐雲似不自知耳畀公淸望未減盱衆論可速結雪帥體弱多病能否北上將來位置殊難昌歧稍失寬柔經此大懲不免退志亦殊費調停矣勢使來意專欲保護教友遇事必多糾纏本月十四日見文沈諸公求面覲皇上呈遞國書經文相再三駁難乃謂崇公在洋似已許之其實崇但云不敢作主回國再議耳語罷欲索一回信想尚略有波瀾

七月二十二日復鮑花疊中丞

筱軒請代銘軍在省三已退藎臣已去之後相距過遠無從預商且該軍歸江南調遣亦非弟所能專主也汴生中丞昨又函告本月初五日以後曹軍亦已無事武毅軍僅一哨潰逃當即追回長武銘軍尚係宿將不至生變易將本非易事以省三擇將自代尚如此齟齬若由鄙人於數千里外另遣一人未必卽能熨帖汴生輕信謠言弟非 廷旨飭商未敢越俎

度曹軍尚可不至決裂耳

七月二十四日復許星叔閣讀學

畿疆災歉之後麥收稍豐各屬迭報雙歧不敢壅於上　聞乃遂啓玆多口河州撫局已定左帥聞移節蘭垣則河西聲援較壯伊犁即能接收未知兵威能自固否此事饒舌固無已時

七月二十九日致劉子務廉訪

省三跌宕自喜掉頭不顧初保曹克忠自代鴻章素與曹漠不相識又遠在數千里外奚能另立異議省三又飛函囑催速往因不得已覆奏照辦詎知曹君甫到即與決裂省三必後悔鄙人亦未始不後悔誤聽而誤用之也營勇非標兵可比況將士從我輩十餘年一旦棄於不知誰何之手遇此粗率無禮之人焉有不猜疑日積變故橫生者迨潰叛事起中外遠近皆曰此淮軍也此銘營也我輩苦戰滅賊功可不爭名可不居而坐視

所部得潰叛之名　朝廷即不責問鄉里即不訕笑百戰相從之士卒即不怨恨於心安乎否乎於義忍乎否乎吾弟與省三向以血性男子自命世俗之榮辱得失無足動心惟於此事有始無終清夜捫衷或稍不免遺憾耳邵汴生中丞迭函屬請吾弟馳往代將彼固辭疑過甚兄猶徘徊未決曹藎臣昨有函至方極表白其調劑拊循之苦心陜營來人所云仍未盡符合不知尊處所聞有異詞否藎臣屬代乞病離營兄覆書未允仍勸其力疾覲師聯絡官民容爲徐籌替人並緘復邵中丞勿信謠惑妥爲調停以安目前不意本日奉　寄諭邵撫已一奏再奏致勞　聖廑若不速籌妥人替代則此軍一壞於曹克忠之手再壞於穆圖善之手至壞極時猶必歸咎於省三嫁禍於鄙人我輩原非畏事畏禍者亦獨何能任若輩顛倒簸弄耶及吾與諸君子尚在乃甘爲袖手旁觀倖災樂禍亦何忍而出此　廷旨既令撤回安插苟得其人非甚難辦之事吾弟起家行間威

惠康勤軍士無不感服不獨鄙人與淮部上下所共信即秦晉豫東諸帥無不共信而共望之省三雖被曹王譖毀久而自明若吾弟投袂而起爲省三一洒斯恥爲銘軍作大結束然後長揖歸田身名俱泰魂夢俱安豈僅鄙人感佩高誼已哉日內擬先具疏奏請飭催執事兼程來直面商機宜再將撤囘安插辦理情形陸續具陳事關淮軍大局幸勿稍有濡滯推諉是所切禱鄙意可將全部帶囘周家口訓練次第妥籌撤留數月必能辦定堂上年高定省尙易兼顧若必因私廢公或致銘營釀出他變其責備亦不得專在鄙人請吾弟三思速駕爲盼

八月五日復王補帆中丞

船政曁疏總署雖經議准而於停造拖罾艇船開採煤鐵不敢置議尙是敷衍目前之計數十年後當更何如前項均非甚難甚費之事但須得人經理耳法使熱福理到京求面遞國書總署未便允行果有不准遞則天

津前案難結之說該使昨過此又與切實開導似稍轉圜然其國書不願
由總署轉遞總是未了之事將來　親政時各國必合詞籲懇殊費調停
竹堂赴京襄辦修約熱使深穩異常一時未能識及農部必欲試行河運
而黃河正溜近已南移六十里之安山入濟河東趨八里廟已成支流斷
港所謂逆天時悖地利難乎其爲糧道矣閩志蒙已覓寄感感劉墉魯伯
陽係貪鄙小人前因軍務倥傯誤加驅遣即次第斥逐劉墉吞公而慣拜
老師尤深嫉之嗣與陳子奉訟爭後絕未見過亦不給咨其何時捐指廣
東有無其事尚希查察蘇州保案僅係升用知府所控即使得實應併劾
罷以清仕途

八月九日復邵汴生中丞

二十八日復緘次日欽奉　密諭一道乃知先已　勅穆將軍赴乾察辦
深恐枝節愈生軍心益滋搖惑而　廷旨既令撤回安插不但被塢兄本

係生手難遽撤回且舍穆請袁既無以處春巖亦未必邀　俞允籌思至再自不如巡令劉子務前往接統情理俱順呼應較靈即春巖可勿深怪而執事可無過慮矣因於初二日覆陳初六日巳奉　俞旨初三日又接七月二十一日手示敬承一一子務廉正謹慎最爲可恃在銘軍亦最久最熟此軍若歸彼翁而令子務相助雖强迫必不再出若令物還原主隆以禮貌責以大義或可强起一行弟已專函勸駕並屬西林中丞專員敦促俟其到津商定機宜再行奉聞彼塢處未便先復晤時乞將鄙意略爲婉達實緣　內意先巳差池非弟敢中變也春巖能不遽至乾俾藎臣暫可安心坐鎭似更穩洽藎臣左右少正人春巖尤甚軍中以樸實爲上需索賄賂鮮不敗事者茲將覆疏並所奉　密寄鈔呈乞祕存勿以示人恐稍洩漏

八月十一日復丁稚璜宮保

本居黃水竟未灌運自緣大溜全趨安山以南八里廟一帶分流愈形淺澀閘河坡水雖暫可倒漾浮送閘江北各起漕船次第挽入而蘇松各幫尙滯口外節逾白露恐非陸運不能抵臨運河七級等處高仰過甚即有坡水亦難暢行今歲如此來歲若何農部不問天時地利必執試行河運之說當事者雖欲行險僥倖勢有不能執事爲東道主人將何策以謀其後耶通壩收漕弊端日出周歷皆觀察過譚歷歷如繪海運剝船與東漕受累相等畢東河前輩已補倉場或能挽回一二法使賫國書求 覲甚力總署與敝處多方開導似可暫緩西洋事例國書必須面遞不能轉陳 親政無論早遲各國將羣起嘵瀆有難以口舌爭者修約尙未開辦更非剋期可定

八月十三日復何筱宋制軍

雪琴兄此番整頓水師雷霆迅厲使人重足而立其不滿於昌期代請開

缺昌期本覺無顏可無須自陳矣未知代者何人較勝於前否雪翁計日抵京病體不願作官若假以管領水師虛銜必不樂居且令當局難以措手法國熱使昨赴烟臺接晉過晤談及請　覲一節弟與切實剖辨似可暫緩惟所賚國書二件不肯由總署轉遞其在京有不准面遞則天津結案礙難辦理之說意存要挾究亦勢難轉圜各使皆欲俟　親政後合詞籲求或者徘徊以待此事絕費口舌也修約尚未開議蔡道稽守前已過津計有一二年就擱赫德在此議商稅單報單章程大致更定至於營禿唇焦業否總署核辦江省協款增多百萬以上羅掘殊費心力年穀順成鹽課能少旺否揚臺前借七萬諭令撥還殊增感愧曹藎臣將士不洽屢生事端沛翁密請做處妥籌不得已請　旨飭調劉子務盛藻復起觀師此軍擬將撤回陸續裁併俟子務往秦後徐圖整理即能辦到亦需鉅款畿境入秋後雨水暴發各河漫溢雖晴久退速窪區又多災傷賑卹力窮

祇增狄戾曉蓮糧艘頃始到津黃水竟已南趨來年河運更無辦法振軒比當抵吳應接不暇李勉林廉能血性忠於文正尤為可敬當即札調囘直但坐補原缺亦需時耳

八月二十一日復何筱宋制軍

昌歧來函以雪帥另有嫌怨吹毛索瘢退志甚切得執事委婉調停俾賦遂初殊為幸事惟長江一缺轄境太長師船零布約束斷難整齊前文正師議立營制時鴻章慮無善後之策曾以為言文正與雪琴始意僅以安插立功將弁十數年後亦恐與綠營流弊略同昌歧固未免寬柔代者豈必能起色雪翁向與厚庵不洽議者怪其偏激今觀此舉殆亦甚焉子和前猶計過邗江果晤談否　覲貲似尚從容但慮後難為繼筱南閒入蘇幕振軒亦稍得助伯敷已三函敦請未知肯遠遊否昨得總署密函法使擬議國書商請修約照鈔呈覽各國請　覲之說前詢俄使似擬至　覲

政以後再行會商伊犁云非欲據祗爲榮侯兵力一無可恃恐交城後不能保守此亦實情無辭可闢輪船請獎疏稿妥協之至祈卽繕發桐雲前商五號大兵船須委馬鎭復震管帶馬鎭文武兼資度越諸將頃來密稟所陳窒礙各節似多中窾究應如何籌辦謹將原件封呈詧核船政練兵然有關係未便匿不以告尚希大才酌奪隨時留意馬鎭矯矯自好桐雲雖倚重之而彼亦不甚佩服卓儒偏愎更難相信渠不日來津當再與商榷也江北漕糧已儘數截留直屬順屬賑撫惟黃水南趨張秋以北運河日形淤墊曉蓮覷爲畏途情非得已來年須煩藎畫耳弟蒞直兩年未及展　覲思值　大婚慶典都門咫尺不敢不請或須成行

八月二十六日復邵汴生中丞

銘軍非子務復出難再整頓調甫杏農筱塢諸公與鄙見適皆符合我兄虛衷采訪誠心推轂初九日之奏又不約而同　內意必無疑貳擬聞藎

臣與春巖共事積不相能是以六月間武毅右營之潰春翁即據探報上陳想必張皇其詞自爲地步乃有察看撤留之　密旨竟未令敝處及執事與聞若非尊處先露端倪幾至攪壞大局連接春帥來書得續　旨後更易師期迨奉初五日　密寄似亦徘徊卻顧矣目下究抵何處帶兵若干藎臣久駐青門已否回乾均深懸系弟前復藎臣書允爲徐圖替入此後絕未通問但既在省或有傳聞子務中秋接弟書次日即奉英中丞轉行　廷旨雖親老多病不得不慷慨就道據報二十五日自籍啓程九月中下旬當抵津門晤商機宜必令治裝西進子務未到之先恐不免小有謠惑尙祈設法維持調護隨時示知

重陽日復王補帆中丞

和帥冬初計可履新前過津暢談似於洋務少所涉歷船政更無定見惟屬其勿與幼丹過爲立異鎭海到津試驗船礮均甚精堅陸把總精悍可

用日內卽　奏留差遣呂文經旣帶安瀾赴粵應勿置議彭雪翁查閱長江水師整頓極嚴昨見過時謂必不就官職而抵京卽辜署少司馬想終須辭卻也琴軒服闋來此擬將北上補官早遲則未可知振軒仲良英英銳爽皆匡時令器兩生起復有期聞無意出山確否洋務大致平靖

九月十一日復丁雨生中丞

得八月十二日手書莊楷雄文足徵進德之猛胸中積鬱一發之於詩古文詞辦事久則閱歷透必多沈著痛快之處非文人空談所及僕每恨今世學人侈談著述毫無實濟誤盡蒼生又自恨久羈塵網貽不學之誚未免矯枉過正來示謂天下大局日雖一日人才風尚日壞一日二語實已勘破機關不才名位忝居衆人之上苟且枝梧隨俗浮沈勢亦無所建白乃知湘鄉晚年常存去之若浼之思非得已也吾黨如補帆調甫振軒仲良聯翩而起不可謂非才僅比於鄉黨自好之流孰是憂　國如家覦遠

若近者其餘更不可知執事當官時常鬱鬱不自得迨被瑯琊一擊意緒更灰彼以院長數言事先毀閣下次糾省三昔若有宿衅深怨無他爲左帥報私嫌實則左公與鄙人晚更相親豪傑固異於庸鄙也用行舍藏就執事所處地步不得不爾屆期函請當道代陳病狀此即是無故實之故實不必多文此間雖無成案而所見甚廣文沈今之秉鈞旣深知閣下吏治洋務冠絕流輩當破羣議而起之不然則口譽而腹誹他人言之有似僭妄也法使挾國書請　覲初以津案難結爲辭及過津相晤兄以數語折之其議已寢修約尚無端緒三聯票本條約所有復加申明無可禁遏電線由海至滬似將盛行中土若竟改驛遞爲電信土車爲鐵路庶足相持聞此議者尠不咋舌吾謂百數十年後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前上輪船疏以裁沿海師船試開煤鐵礦總署已不敢置議夢夢可知滇回乞師於英未聞有密助軍械之說俄人堅拒伊犂我軍萬難遠役非開鐵路則

新疆甘隴無轉運之法即無戰守之方俄窺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開煤鐵礦與火車路則萬國縮伏三軍必皆踴躍否則日蹙之勢也品蓮迭疏密薦已擢九江關道春帆甫接辦機器局徐圖位置

九月十二日復袁筱塢少詹

前奉七月十一日手教緣無發動之信沈吟未報嗣奉密諭已令穆將軍移赴邠乾察酌撤留仍飭鴻章妥籌如何撤回安插等因事經中變勢出兩歧誠恐激生他變籌思至再若另請執事接統既顯違前 旨之意必大招穆帥之怨且就撤回安插四字立論閣下現處地位亦不相宜祇有逕請 勅下劉子務廉訪復起視師不但駕輕就熟操縱自如以原營還原將穆帥或不起而相爭亦勿庸深怪也蓋臣已齮齕於前春巖亦豈能整飭於後連接其蘭州來書下問方略其情可知誠不願以淮軍之名再任顛倒紕繆區區苦衷知蒙鑒原特以跡近食言正增悚愧昨又奉八月

二十二日惠示忠懇惻怛之懷博大光明之概欽佩無量前此往返籌商時原欲主人印證一語以免日後雖黃汴翁似亦殷殷推轂皆不料事機之多變耳子務函報八月二十五日起程月內當可抵津據稱病體未甚痊復老親不忍久離或因乾耳習氣日非有面質疑難之處卽甘罪日有起色秦中無須留鎭亦必須到營整練數月使復舊觀乃可徐議撤回否則新舊雜糅衆志未齊難免以出關遣散之詞搖惑生事非計之善者也藎臣八月杪西安來信求退更切子務未到鄙人未便遽允亦暫不作答我兄廑懷大局乞於會晤通侯時勸其少安毋躁拊循將士照舊操防一日不交卸則當獨任其責耳子務入秦後一切糧餉轉運務懇大才一力代籌周妥彼必虛衷受敎至鄙人之於執事累世交厚同澤情深倘何有些子疑猜耶

九月二十四日復邵汴生中丞

乾州長武各營稟報潘萬才馬隊迎擊潰勇收撫人馬五日餘徐邦道馬隊亦收降人馬各百餘藎臣自帶七營行隊赴寶鳳一帶攔截如潰軍由秦州東趨或得一營散軍計口授食餉有定額各營俘獲苦無安置弟已批令該將領逕稟尊處轉飭各州縣資遣遞解出境此等遣寇游勇勿惜小費分送回籍以免內訌弟九年夏間剿散北山逃勇即係如斯辦法想高明必以爲然也劉子務昨已至津聞甘事又棘乾軍日非爲諸將省三前調回保定親軍槍礮二營帶往護衛以爲根本趕緊籌借糧餉軍裝定於十月初二日由津啓程冬月計可抵秦握謁面聆教言子務身經百戰而恂謹樸訥如書生與阿叔權奇倜儻者迥異人第知省三威勛卓著實皆子務維持於不敝也秦中果有緩急大足倚任敝處即日覆奏或當微露端倪待公引伸其說藎臣薦筱午接統之稟未便作畣乾鳳諸將似已知子務前來軍心可定請毋過慮春巖到邠長迭有函告似頗垂涎銘軍

其人長厚而易爲鼓惑若不留陝亦無去處耳

十月十日復何筱宋制軍

滄州途次連奉二十九日兩函以朱守其昂議設輪船商局沈道等稟稱窒礙多端請暫緩辦等因仰見藎畫周詳虛懷商度欽佩莫名此事前數年兩生中丞在蘇撫任內久創斯議並於入 覲時面陳 樞廷欲廣招華商購船兼運西皖漕糧峴莊中丞同時在京 樞府即令丁劉二公面議推行嗣仍因循未就總署上年緘商官造輪船雙通租運亦踵前議而行之也今官船日久無可租賃而總署辭請豫籌定章誠如來示運糧招商兩層即經議有良法將來亦待用需時是議與不議等耳且法者因時變通尤待人而后行凡事經始最難若不認眞試行焉知其法之良否或及鴻章與執事分任通商合力講求利病爲他日官輪招商之端矢庶於大局有裨朱守熟悉海運事宜輪船生意今夏在津兌漕每與反覆議論

輒敢引爲己任綠所呈章程未盡著實飭赴滬與沈馮二道會商九月初
復回津面呈節署謂馮道共與參訂沈道意見亦符祇匆匆未及會稟弟
令再與津海關陳道天津丁道議妥後仍回滬與沈道等酌定具覆陳丁
二道均以購船試辦兼助海運爲將來官船通行之張本求即准行並由
該道等照蘇商借領練餉章程撥借二十萬串以示信於衆商朱守亦自
願以身家作抵倡此遠謀不料朱守去巳旬日而沈道先鈔會稟稿寄示
吳與桐雲闇於事情又本不願官輪招商馮卓儒素肯建議招商者不過
隨衆畫諾仲復之意實恐華商輪船暢行沙船全歸輪船老關稅項大減
雖爲私計亦是恆情不知近來華商附搭洋輪亦有殷實沙戶在內咸豐
年間沙船二千餘號今僅四百號其故可知我既不能禁華商之勿搭洋
船又何必禁華商之自購輪船我但令招商之輪船與搭洋船之華商一
律收稅而稍示寬假不加釐捐其貨物之落地分拆後仍照內地定章捐

釐於餉源無甚窒礙至蘇浙海運歲逾百萬石今屆沙甯船不敷裝運到津交兌復回再裝籌備糧石至七月尚有來者今添數輪船可補沙船之不足非奪沙甯船之生意也朱守自家即有沙船其親友更多聞已開導明白兩不相妨沈道等稟漕糧勢必無船可雇殆非確論尊處與振軒批令照舊封雇沙衛各船餘運無任觀望貽誤極是正辦朱守僅稟請撥運二十萬石爲數無幾弟猶恐商雇輪船分運不及此數也據朱守面稱上海棧房業經租定天津亦租有棧房惟其辦事過於勇往誠有獨力難支之虞敬乞我兄嚴屬仲復等隨事和衷妥籌勿膠成見致此美舉又復中止百年後永無振興之機矣若試辦實有未妥不妨徐議更張鄙見如此伏希鑒裁振軒處乞鈔函轉致

十一月四日復邵汴生中丞

盡臣收撫潰勇本應立即資遣初降之時操縱在握乃貪添兵而忘後患

甃編立成營將至固結難解卽令久統營規必漸紊亂尊處籌給餉需而未允撥隸李輝祖李輝二將亦不願衆轄也子務接統銘軍本可共信蓋臣另募三營三哨方患其冗雜難治至新收潰卒更恐習氣太深頭緒太多於整飭營部似不相宜但甫經立營易將後卽議遣散尤易滋事旣食陝餉或仍調歸陝軍徐圖裁併爲便蓋臣添募之際春間迭函諫止不聽此次交替勸藏正恐多此贅疣徒滋耗費是以奏明裁撤知其不欲而有所不得已也詎渠又奏請一律接統迭經緘屬量爲遣去仍令子務妥商接辦蓋臣先自離營入省膽識淺狹其不能鎭靜籌畫可知子務初十內外計可入關秉承指示自可漸就清理銘軍將士早望子務之來卽使蓋臣另募新收者小有枝節固係軍營習態於大局毫無關礙耳春巖暫緩移紮終須進扼平涼以固甘軍後路邠乾斷不宜併駐兩大軍無論其他卽籌糧購運俱形竭蹶祝三來函以軍裝糧運無措不顧西上未知何時

成行筱午兄晉擢正詹希先道賀

十一月十一日復張振軒制軍

與閣下從事近二十年幾見鄙人毅然必行之事毫無把握又幾見毅然必行之事阻於浮議者乎天津新城非不有裨於近畿後患乃以款項無措後顧無人而中止夙夜疚心茲欲倡辦華商輪船爲目前海運尚小爲中國數千百年 國體商情財源兵勢開拓地步我輩若不破羣議而爲之並世而生後我而起者豈復有此識力朱守雖非貞固正大之選此係生意場中果有貞固正大者誰肯出手以爲取雄之媒籠獸之囮焉又何瞢乎朱守可笑馮道初甚慫慂嗣又會稟而大府仍執尋常例行公牘一惟司道議覆是聽曾文正胡文忠嘗言朝廷不能決者惟部議是從督撫不能斷者惟司道是從然則司道固侵督撫之權而陰奪 朝廷之命此近今大病也有不可不謀之庸衆者亦有不可不長顧遠慮出自獨斷者

軍事洋務要緊關頭也鄙人於今日時局大不相宜志高而才疏德薄而助寡分應早退以避賢路又恐責望之來無以抵當眞覺進止維谷耳筱翁何時起程甚以爲念喬丁文諸公會勘黃運未知如何定議江北新漕似須與賀夫馳商河運抵通有無滯礙再行會奏改從海運所謂擔運不擔錯也消春過保云　內意盼雨亭甚切或爲江左眞除執事距鄉太近諸多顧忌否則久任必有起色腳疾已愈筱南諒不能冒寒遠行

復鮑花潭中丞

從前甯夏金積堡攻戰時河套北山爲衆囘游匪出沒游弋之所宋軍分駐河西足爲口外及秦晉屏蔽誠爲扼塞形勢必不可少者金甯既克兵與賊皆趨重西南間有游匪多不過三數百少則數十豈能突河防而西至潰變營勇萬一有之亦在西南路爲多彼不由長安八百里平川出關入豫則必由漢南蜀壤囘楚囘蜀何獨繞竄北山河套無人無食之地而

飛過晉燕晉燕分戍之師未必皆睡夢迷糊任其所向如燕濱勇以掠食為計熟知地利未必若是之愚也況三從我最久年年求退懼左公誰離聲色不敢親近左公向不喜借用客軍茲不得已而徵調尊處疏留宋又遲疑或要求添助糧運則必不再催亦必不能遠行鄙人實不甚倚毅軍該軍亦無甚關西北大局未敢附和尊論紛紛陳奏俟毅軍果去再從長計議何如　寄諭早經奉到無須鈔寄原摺祕之又祕不肯見示則不便深問矣不才游歷行間親與各將帥通籌全局幾二十年今軍事大致漸了而內外鉅公知兵者已多更不待狂瞽獻替呵呵遠村為甘藩報銷將與蔣之糾辨爭望為平情秉公理處勿任失意人更添後累

十一月十五日復孫竹堂觀察

籌議法約各節深中綮要彼既無可修改自多有益於彼而損於我教士干預地方詞訟及租買各處田地實為大病自津案結後稍有戒心干預

詞訟者漸少而謀買田地房產不先稟商地方官硬立契據所在皆有其甚何居川東重慶酉陽一帶范若瑟私買房地不可勝數近來山西口外豐鎮廳蒙古荒地占買亦多若不趁此時明定禁約人民土地必有蠶食雜處之虞文相既謂為然祈隨時竭力辨論相機贊成為幸各國於　親政後請　覲一節勢必紛紛瀆求弟前晤俄使謂須從容商議遲至三五年方覺妥洽倭使亦尚首肯德法國書既來似難久待即使來年可奉旨准彼族斷不願援康乾年間跪見之例英約聲明有礙國體是不可行已成鐵案將來會議時令其互相遷就恐亦為難耳南洋大臣屢易生手上海為洋務會萃之地又不得人吳應長技動藉洋人為傴上司今亦蹈襲故智尚不如朗軒雖似學究猶有不聞不見不動不變之勁也朱其昂添購華商輪船運漕已有成議子敬樂山極力慫恿幾為沈道通稟阻格不行幸浙省欣允振軒制軍豁然解悟或為官造輪船開此先路耳直省

添設巡撫官者三條細按均未著實吏治須藩臬幫助巡撫祇多一辦例
稿之人即多一意見掣肘之人軍務本總督專責巡撫無兵亦不知兵從
何策應河工雖　欽差大臣防護亦不能不潰決京官不識外事偏又喜
談外事曾之娓娓動聽絲毫不關要害若爲復設三口游說更爲詭詐難
測官民皆窮萬一供養不起曾文正於歸併通商時曾力持不可添巡撫
之議不料舊話重提新樣大翻游公識慮迥超庸衆諒能主持一切鴻章
私幸議准即常駐津門作一局中閒人進退綽有餘裕矣子敬書云近日
舊瘍又發可慮之至弟十月初患足腫力疾出巡途中服藥敷治日見輕
減現已全愈承念附及文相精神尚可支持乃中外之福進謁時乞代道
問總署下半年來爾多係常行事件敝處隨到隨行從無積壓祇因公務
煩冗久未緘復緣洋務須親自起草自朝至夜鹿鹿無暇便中望轉致
十二月六日復孫竹堂觀察

執事爲修法約費盡心機默揣熱使晤商總署之語尙多差池羅淑亞前在津卽有欲於宜昌或重慶添設領事專理川黔教務之說鴻章巳辭而闢之威妥瑪亦請添宜昌口岸今觀單內五六款須參看議改及熱使欲添專管教務之人其蓄謀固可想見文相力持不可深得大體若輩堅欲狡變一時斷難定議子敬函告美領事云電信第亞士被刺法國內變當非謠傳果爾則修約遞國書等事必將擱下我卽乘機催辦伊亦有意宕延卽與林椿樊國樑說得明白熱使總一味含混耳范若瑟逕請翻酉陽前案前巳准總署函鈔見示無論巴領事如何查覆斷無可翻之理賠銀殺兇豈有不足范若瑟實各省教士之元惡大憝崇樸翁一手養成自弟查辦後三年不敢回川今乃隨熱使入京求遞奏摺亦知不行但藉口回蜀誇耀權力旣經駁斥當稍斂戢若再有波折鴻章不憚出頭爭論也同治四年巳定教民公產章程恐難删除若酌改數語亦佳林縉譯等過酉

沽口角巳屬樂山查辦轉告狄領事矣朱其昂招商輪船據報已陸續購
製四船內有外國新造兩隻明正二月必到滬商內行尚多諒不敢壞初
用朱守專爲運漕順手起見二十萬串錢不至無著將來洋商忌嫉必有
小口舌然以中國內洋任人橫行獨不令華商展足耶日本尙自有輪船
六七十隻我獨無之成何局面卽爲運糧巳有益處何彼帥偏聽仲復之
言始尙阻諫亦由學識太淺前函爲言路一疏直抒所見不覺太戇乃吾
兄竟遂當路寓目轉增悚慙欽强事煩責重非才實感不支替人更屬難
得此所日夕焦憂而莫可如何者

十二月九日復曾侯

家傳文表揚吾師功德與畢生學術心事毫髮無遺遠出江楚諸疏之上
沈痛悽惋不忍卒讀叔耘擬稿極爲周詳摯甫惠甫亦各代撰疏稿見示
欲薈萃諸長而雜於割愛欲專用一家而嫌於罣漏因循躊躇遂積歲月

適家兄已先入奏或恐前後不無犯複之處又峴莊續請專祠僅於疏尾
批准六七月間直境正鬧水患九十月後　宮廷又多喜慶迨入冬則
聞史館列傳編纂將成勢更無及自維從事三十年未獲剿襲一語上
聞以報知己以謝衆望疚恨何窮然吾師功在社稷德被生民天下後世
無不知者又何待鴻章一言爲輕重哉鴻章本不文從軍羅官以來廢學
益甚鑽仰吾師德業彌堅彌高而文章一道尤愧偭規錯矩故於師門身
後幾不敢贊一辭其知者以爲矜愼不知者將以爲倍離耶前請摯甫代
擬神道碑文似尙凝錬於夷務一節尤能發人所未道但視吾師所作羅
忠節李忠武等碑淋漓酣宕尙多不及已兩函懇張廉卿另譔遲久未見
寄到斯人斯文未有不躊躇滿志而后下筆者摯甫感激恩知尙受迫促
姑照錄一通奉呈鑒正如以爲可用或商之筠僊次靑諸公再加潤削廉
卿儻續脫稿當寄上核定曹比部纂輯全集明歲何時告成鄂省撥款能

足用否望即示知書成擬在湘發刊抑寄金陵書局聞吳中已刻有文集尙未得見此間已購方存之擇選精而要者五十二篇屬京友吳淸卿續刻明春夏告竣以公同好直署批牘略爲摘鈔奉上湘鄉另卜吉壤春間即可營葬日月不居音徽愈邈愴懸曷任幕徐借款應作爲師母惠賜萬勿令 我輩交親實非他人所得援例也沅丈鬱鬱家居想因見罪於中貴否則 宣召衆祈禮亦宜之直事竟無可爲楚囚無法能脫奈何師母大人目眚足疾未愈骨肉又多慘傷務祈設法勸慰

復郭筠僊中丞

久不得見叔度迭閱尊函意緒衰颯頗異疇昔憂能傷人竊用馳系世亂漸平正氣漸孤我兄跧伏田間尙可作脩然物外之想鴻章膠黏高位虛負責望邊疆分內事尙絲毫無所裨補曷敢攙越天下大計在直三年未及一望朝貴顏色道路傳言似亦未據爲定論也文正功德應得配享然

向例出自　特恩今當盈廷唯諾之時孰肯倡茲公論金眉生才識卓絕而議論多不可行操守亦難持久去歲賑捐深得其力物議滋煩茲亦稍疏闊矣作梅於重九奄逝頓失臂助四顧愴然子壽蟬蛻浮榮甘老志局殊爲可惜

十二月二十日復孫竹堂觀察

所上總署書崇論閎議抉摘入微現與德繙譯辨別一時似難入彀教士入內地歸中國官約束如能辦到可杜後患法國固不能允行各國亦豈肯作主若教士由地方官約束則各國游歷商人入內地者亦慮援例辦理璧繙譯所云各國公論定爲教務公共章程一語似頗破的法義兩國傳教在本國及各國者甚多近來未聞滋事必有通行公共章程我國應援照一律共保無事此項章程西洋當有專書如能尋獲譯出以矛刺盾彼族當無異詞若無證佐僅憑舌戰殊爲費力欲藉他國公論以制服法

使恐皆腹誹心譏而不便公然出頭耳法人多糊塗矯強而熱使明白裝糊塗疲輭實矯強更難說合矣宋丞心地忠實必可得用其言語未慎處須常提撕之李振玉底細不甚深知前在津與朱守商同合夥該守同滬後以衆論不洽又經辭退胡雪巖來函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尊論以閩粵人財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長角逐取利確乎不易津郡粵商久經稟求因貲力不厚未敢妄允集令廷眘如能入局會辦當可招致粵商但廣幫與浙蘇等幫向各爭勝難遽合同已屬敏齋轉致集令此局創設要須隨時設法變通以求經久日本外務卿副島近有照會云奉派來津換約覲奉國書年底至滬即乘舟北上　旨派何人互換諒已與聞彼必懇進京

覲賀不免稍費唇舌

十二月二十二日復彭雪琴宮保

連奉冬月二十九揚州嘉平初三瓜洲手書過承拳念惟兩函前後不甚

聯貫想見應酬尤煩精神實非昔比　内意初尙强令老兄作官自以不官爲是弟日在塵網中勞勞碌碌於時事毫無補救又不敢言退仰覩孤雲野鶴翶翔天表聽其所止而休豈翅仙凡之別遙計此時卓錫西湖山色水光梅花殘雪中著一釣蓑老叟意境淸曠宿疴當更霍除念甚念甚多令閉藏乃亦咯血兩次自緣長途困頓所致年力已頹乃猶痛自刻苦而孱軀已不克勝所祝隨事遣遙純任自然養此餘年飽看江山人事之變態一尋赤松黃石之前緣耳　聖明飭江楚代籌巡江公費該兩省開款尙多力非爲難奏銷與否亦不必計與其負累友朋提同兩鹽道公款致長江營內匱乏無告似不若遵　旨咨商江楚二督另籌專款以公辦公尙屬光明正大幸勿矯廉與吾當不准入　覲昌期聞尙灑落欲卽寄居金陵能稍有蓄積可娛晚景否昨徐壽蘅與貴鄉諸公商請斂處疏調此間現無軍事昌期亦本必遠行祗有存而不論惟勲賜朋友患難至交

弟與我公皆難忘情長江已經參革各員弁如有查明歧誤或窮而無歸者並懇隨時與吾籌商開其自新之路是所切禱涂朗軒函告文正師於明年三月初八日卜葬湘鄉文公山歲月易逝感舊增傷弟冋省後公私順平來春聞有　謁陵之典奔走未𨳊深虞隕越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弟十四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弟十五

五月十一日復錢調甫中丞　同治十二年
五月十四日復李雨亭制軍　同治十二年
五月十五日復何子永中翰　同治十二年
五月二十日復孫竹堂觀察　同治十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復袁筱塢宮詹　同治十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復郭遠堂中丞　同治十二年
六月一日復李雨亭制軍　同治十二年
六月二十日復沈經笙宮保　同治十二年
閏月一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十二年
閏月六日復沈幼丹中丞　同治十二年
閏月十二日復李雨亭制軍　同治十二年
閏月十三日復吳清卿太史　同治十二年

十一月十三日復劉仲良方伯　同治十二年

十一月十五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十二年

十一月十六日復彭雪琴宮保　同治十二年

十二月九日復李雨亭制軍　同治十二年

十二月十日復政大臣沈幼丹中丞　同治十二年

十二月十七日復朱修伯宗丞　同治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曾劼剛通侯　同治十二年

元日致宋雪帆侍郎　同治十三年

正月二十日復邵汴生中丞　同治十三年

正月二十八日復李雨亭制軍　同治十三年

二月二日復邵汴生中丞　同治十三年

三月三十日致船政大臣沈幼丹中丞　同治十三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弟十五

桐城吳汝綸編輯

同治十二年

正月十一日復孫竹堂觀察

沈仲復朱雲甫連次函牘似均和衷竭力籌辦輪船已定購四隻內有在英國新造二樣用煤少而行駛速或可漸求開拓奪諭添招閩粵巨商入股已屬振軒中丞轉飭招徠朱守二月初來津當再面籌壹是長江運鹽一時無此氣力兩江亦未肯變通也近赴法館會議約事有轉機否日本使臣尚無到滬信息計二月初北洋開河即正杪過滬不遲總署覆奏當有行知三月間　謁陵盛典直督向須入　覲迎扈現飭地方官趕緊預備弟若於二月初赴津料理換約事宜恐未能如期請　覲耳地亞士行覓到鐵礮臺樣可屬王守於三四月運津查驗再行商辦四磅克虜卜礮兩尊挖河機器並屬開河運交劉含芳驗收俶爾錫運日令其來京試演

電線爲幸

正月二十一日復孫竹堂觀察

日本換約已奉　旨派敝處承辦換約無甚疑難惟　觀奉國書一節須妥爲開導屆時伊必求進京中外合力商辦務求妥協該使副島想難久住其國書不能面遞亦應設法回答耳弟擬二月初赴津如副島等即來與之面商大略月杪再行請　覲隨屆屆時換約若未竣事或屬琴軒子敬與爲覊縻弟仍抽身迎扈伺候　召見典禮攸關誠不敢疏漏也法教士聽中國約束各使未必附和欲高一層入題當預備收束之法現計會議過期是否照會各國公議執事久勞於外不遑顧家殊堪憫念現奉要差未必准假南旋極盼約事告成榮膺關篆聊以娛之可乎

二月十八日復沈幼丹中丞

京朝士夫不顧念中外大局訟言船政之非總署心知其理而怵於成效

之難亦遂澳沕依違若非我公大聲疾呼挺身獨任鮮不齊中道而貽笑柄者鴻章涉歷洋務已十餘年嘗苦有唱無和今季帥與執事業有成局敢不藉事直陳稍佐遠略和翁前過津時𨳩 內意不甚以爲然即微露諉阻之辭弟方勸其與執事同力合謀以求經久乃猶若浼焉人皆覩官如傳舍獨公不得覩局如傳舍一有司事耳而令長才夙望久羈於此且時憂度支之告匱將若之何司農豈知 國計即奏撥恐亦空文似宜從長計議俟造船限滿付託結實可靠之人以善其後而垂天之翼經緯六合仍左右主持之斯經 國之大計也近世非疆吏不能治軍辦事惟所欲爲弟雖爲皖省貧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東南宏斯遠謨一振頹綱雪巖領辦十二號商船或可稍資津貼敝處試辦招商彼族當無異詞華人僞增多口大都殷富詭寄洋行幾疑中國之不能自立試行數年後倘亦于于而來耶 聖主親政各使力請 覲賀文相議令通融禮節勉與

枝梧法國內患未平脩約亦無就緒惟俄據伊犂屢屢東犯世無班定遠

趙充國其人勢將陸沈莫返左公已老得隴便爲幸事似未能强令出塞

矣心泉溘逝大文表揚簡重高古足垂不朽容爲轉致同人弟忝竊高位

毫無報稱擾擾於簿書酬應之間精力愈疲才志愈劣不堪爲知己告頃

以　陵差期近卽入都請　覲隨扈倚裝匆復不具

三月二十二日復吳仲軒制軍

松建巡閱之舉計已載途露冕宣勤可勝馳念滇黔善後尙無端緒協濟

之日正長隴軍雖有起色而關外諸軍調撥日增誅求未已想已躊躇四

顧應接不遑敝部分防雖遠裁撤須款並煩籌顧深爲感慰耳　親政以

後一切率由舊章氣象極爲肅穆請　訓時纍勉以實心實力辦事每日

臨朝典學　聖躬倍形勞勤而諸務究心諸事順手實中外臣庶之福

也昨以　陵差同鑾釋雨泥濘　兩宮行李輜重落後至同京始行發落

亦可覘　聖度之淵深矣各使求　覲甚力總署欲令跪拜如儀乃又不
肯自違該國體例　朝廷念其恭謹無他意或姑許之

三月二十六日復孫竹堂觀察

各使請　覲一事業經總署　奏准妥議日來籌議章程若何尚不過費唇舌否深系遠懷前閱新聞紙有云歐洲各國見君之禮祗屈一足其君亦舒一手以引之其臣乃以鼻接其君之手然後命之起侍立於旁昨密妥士過晤便中詢及據稱亦屈一足未知崇志諸君在外國所行禮節有異同否如能屈一足略與中國請安相等即不跪拜較為順眼又萬國公法云概以內廷延見文相欲令在海子等處　便殿召對果可行否鴻章與議於六年冬間昨在京亦經面陳大略現既奉　准似可不再煩瀆惟冀議奏章程速定藉釋外廷之疑慮則浮議當漸息矣吳清卿匆匆接晤未便深談此事乃倡為迂論殊出意料之外近又有人續奏否當局事理

非淺見所能測量也日使副島十三日自滬啓程二十四始到津門尚未來見若逕赴京總署自應駁回彼必覯望請　覲可成乘機合從其帶兵船二隻至大沽窺爲恭敬隱示威武當以度外置之總署司員辦公清苦義應各海關籌給津貼但須先奉公函商辦乃可定數所上赫德條議當蒙采納信任已久挽回殊不易也

四月二十二日復孫竹堂觀察

東使在京諸承指示傳宣動必中禮佩慰良深副島何日拜謁總署前據面稱欲早回國辦理祕魯議約之事緣祕使在彼專候似尚近情熱使言日有難辦之事或即指此至謂西人以中國太弱勸以乘機邀利難保彼族非故意挑衅我無詘於西人更無嫌於東人衅從何起臺灣生番一節昨臺灣同知黃維煊護送法人德克碑進京識教堂事面詢生番地方險峻趫捷美人屢攻不得手李仙得雖曾去過無奈伊何且琉球稟閩帥甚

感收撫難洋豈日本所應過問王補帆函告李仙得爲廈門領事殊不安
分今聞招令通事林鍼往充日本隨員林鍼是否在隨員中似不甚確李
仙得不通中國與日本語嘗前在津時略與寒暄並未過加指飭亦傳聞
之誤矣各使請　覲已否奏明交議副島尙能靜俟隨班否前換約本該
國既有上諭爲憑似可勿容深究彼數千里來專爲此事豈可因小節歧
罔耶德克碑爲傳教一事頗發公論左沈諸公令其賚書往商熟使似與
修約稍有裨助到京時希晤辦理爲術

五月一日復丁稚璜宮保

河務關係甚重弟涉歷南北雖略有聞見未敢率爾覼陳經費現正短絀
亦未可遽興大工將諮上年侯林工程結實可靠目前當無南泛之虞祇
此大害必須亟防此外似皆從緩至治河而兼復運道南北似均無把握
若運不能復則河亦奚須大治反復籌維倘無兩全之策容再與撫屏熟

計並博訪周咨確實情形參以管見再行縷晰上陳瞬屆伏秋大汛務祈
嚴飭印委文武設法保守俟林官堤民埝勿任再有潰溢牽動大局爲幸
六舍弟咳血屢爲庸醫所誤幾致不起尊論洞見垣方欽佩奚似幸得撫
屏診治連服數劑夜燒不眠已漸解退惟元氣太損肺熱未減正在醫調
得手之際日易一方相依爲命前聞撫屏傳諭立限十日回省已切屬其
專稟多留數日茲奉飭催薛道並呈閱尊札曷任惶悚焦急之至可否垂
念病情稍緩旬日如服藥大效即請其妥訂方劑兼程回東感荷盛情豈
有涯涘

五月二日復袁筱塢宮詹

子建舉劾省三皆未可據爲定論前事實因瑯邪一言而發物先腐而後
蟲生其故又不在瑯邪也歙處與省三太親又係原保之人豈應呶呶置
辨若由他處轉陳較爲得體現已清平留意將才者甚寡矣西使以敬其

國君之禮敬我　皇上彼自謂情理已足而書生不識時務欲與爭此小節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自强之道固不在是聞須　廷臣集議而後行似未可中止耳

五月六日復孫竹堂觀察

副島因　覲事未有定局偶發狂言執事二十四日面詳之言殊爲得體各國會議節畧既經畫押定案簡明方單幾成贅文宜西使之退有後言也日內計已入告　諭旨若何深爲懸系周禮象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注疏云洋狄之君不能行中國禮亦當以禮和合之使得其所此實可爲今日證據將來奉　准後繪圖擇期至早須本月下旬副島急欲東歸想須耐性少待同一不跪自無庸另班分起矣沈仲復四月二十一日函報英法美到滬兵船不少聲稱聽候此信如請　覲或有齟齬難免堅求等語請爲密致總署弟知此事已有成議虛詞恫喝斷不足信故未函告免

致無端搖惑頃晤密安士據稱津商僉知議單畫押事在必行遠人同聲翕服儻新聞紙亂造謠言切勿輕聽爲要

五月十一日復錢調甫中丞

賈魯河工隄岸改作坦坡出土在隄外二三十丈均極得法兩岸再築短垣隨時修補或可經久人謂不可恃者以浮沙爲害易也但於此事著力諒不至遽爾頹廢工用十萬串餘殊爲核實子恕衆中矯矯固所夙知尚不料實事求是若此爲左右得人慶也芍亭擢京兆敝處亦得一助其世兄能製豫省爲佳朗齋西行儻援宋軍之例豫力更竭張宋似須出關來日大難實堪危慮黃丞到滬後適鄭玉軒來津詢及聞該丞結實精細將來歷練既久當能擔持局務祈隨時策勵之渠本無宦情若藉局差爲謀遠大必有裨也前在京與 樞廷談經笙極稱執事到豫百度維新他處未聞道及滬局認眞未能盡泯物議求盡其心而已舍幼弟病幾危殆幸

撫屏來診漸有起色或可徐圖復元撫屏亦回東矣

五月十四日復李雨亭制軍

瓜棧進年坍塌必須改復儀徵故道言官條陳自由岸商指使初慮勒加捐費今經執事奏明不再加派當釋羣疑泰壩交鹽諒亦不可久行恤商以不輕增捐費為第一要義公必能堅持之鳳皇山三營改調整頓極合機宜獎振聲實如田均倘勤樸無習氣小軒所部移紮浦口操防策應較便陸路分布倘密自可無虞水路準備本非易事江南留防水師各有統領外人似難攙越尊意欲調春帆若令其督率諸軍則無此權力若別置一軍似又無此餉項若僅作營務處或委員恐亦無甚實濟請將如何布置之處詳晰密示再行商辦春帆才大心細吏事尤精在粵最久屢更事變軍務洋務亦有閱歷樸訥堅苦平易近人因瑞相氣味難合年踰五十慮其坎坷以終故借機器局 奏調來津非本意也惟直省濟濟多士部

章近更嚴束思有以振拔之而未得一當渠係同鄉至戚宦情尚淡暫相依附似不欲再客諸侯既蒙見推如度其尚可有為弟亦奚所客惜也鄭玉軒來津津關陳道方稟留幫辦藉作替人稔知卓儒不足獨任姑令同局並屬其預覓替手滬局關係甚重玉軒早遲必為關道深恐倉猝無措勉林前事大為當路所忌前在京雖向寶佩翁詳陳顛末繼復頂奏未聞部議如何儻再駁回即令回甯差遣蔣湘泉之請本出意外業經另委在先自勿庸議日使到京後力求　覲遞國書將與西洋各使聯合一氣總署已與議定節略日內須再請　旨無禮之禮似須稍示包容上海謠言固不足信臺灣生番一案尤覺離奇日人力小謀大可為切近之患中土不亟謀富强徵擾正無已時耳

五月十五日復何子永中翰

執事筦榷餘閒兼任興脩水利才大心細自能措置裕如惟六旬以外尚

如此耐勞躬親庶役蒲柳之資所遯謝不敏者矣海塘工費既　奏撥釐
金二十萬昨見振帥咨鈔疏稿又撥善後一成塘工是否在內做軍蘇滬
額款幸勿因此缺誤感賴曷任現留防各省之營似有倚為安危之象雖
邊遣撤而直境各軍造城築隄脩礮臺時藉發欠餉以資工料　國本所
繫窮家雖當不得不爾也仲春晝接當街　聖明垂詢防軍幾許　樞廷
諸老從未議及亦不識留防何用餉源何在但知東南非與鴻章素習者
不足任倚而鄙人既膺鉅艱亦不敢過避嫌疑獨高濟淨丈當鑒此苦心
耳承以驕吝示戒所以期勗之者良厚姬公之聖豈庸駑所能幾及一一
惟時時省察吝或未有驕則雖言必無世俗曉倚譌謙曾文正亦嘗言彌
謙彌僞鴻章生平不慣作僞人或譏其不謙不謙其卽驕之萌欸才並非
美奚足以驕閣公言益自儆也振軒厲精圖治而不至操切儁有識力未
甚穩定處望朝夕匡助之畿疆積歉之餘吏治民生頗欲壹意休養而雖

於面面肆應若朽索馭六馬不能馳驅亦不能釋手長此惴惴　聖皇仁厚恭儉多得良輔中外之福也

五月二十日復孫竹堂觀察

奉十六日手書鈔件敬悉於東使求　覲一事調停委曲控馭得宜副島機警英鷙初八初十兩次照覆目中無人閱之殊爲髮指所以矯強之由不過該國近來拾人牙慧能用後門槍礮能開鐵路煤礦能學洋語洋書能借國債能製洋銀數事耳我中土非無聰明才力士大夫皆躭於章句帖括弗求富強實濟被彼一眼覷破遂肆意輕侮口無擇言雖將彼此照會撤回而使若輩得以嘗試以後交涉事機關係非淺鄙意當時彼即出京詎不在我何至起衅衅既由彼何至動兵即使興兵又何畏此小國日本在唐宋以前貢獻不絕至元世祖往征大敗後乃夜郎自大今彼雖與西洋合好倘無如朝鮮何豈遽能強壓我國耶副島在津時並無一語強

迫不意到京以後漸露鴟張總署入手應與面議禮節免致筆墨痕迹斯
上乘文字也迨以一挑牛别惹出大鼓金槍非執事慘淡經營幾莫能解
此圍矣十四具奏　諭旨若何能即定期進　見否中國以後若不稍變
成法徒特筆舌以與人爭正恐長受欺侮焦悶莫名王邊二侍御疏稿便
中鈔示總之爭門面而不切病根終搔不到痛癢耳李雨帥函懇勿久留
鄭玉軒滬局實不可無此人是以姑令南歸
五月二十一日復袁筱塢宮詹
肅城圍困已久賊之薪糧當漸不支早晚冀可得手關外之事計必責望
季帥加籌糧運巨款則非易易張宋踴躍遠征殊可敬慨合之金軍已二
萬餘人兵數尚不甚單惟與景榮諸公商辦號令不一恐不免意見歧出
耳朗齋前隊已抵肅境後路采運之費尚無著落亦覺可慮秦隴近得透
雨否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子務來函深慮購糧不足欲請移駐周口妥籌

撤留秦中是否尚須鎭扼汴翁能否放心未便遙度也長才獨任轉饋瞬已五年甘境蕭凊似可商請　奏撤西陲糈臺例設肅州一司道足了之無爲居此鬱鬱坐耗歲時內而台輔外而封圻非擺脫此役恐未能奮翼矣各使　覲已於五月十四覆奏未聞　命旨若何翰泉捐事部友皆允照應惟祈尊處速辦爲荷

五月二十四日復郭遠堂中丞

手示細字行書圓勁秀潤益徵老福之無量鴻章別甫四載鬢皆霜目光頓花看書作字非鏡不可今歲亦已留髭夜常不寐覩公殆猶孺子而蒲柳之質能無對松喬而增愳耶往承提命以夜分須眠公牘逐漸挪早服膺未忘來示更拳拳及此彌感愛我之厚年來已定約子初就枕少壯遲眠積習已慣往往伏枕至丑後始可熟睡然閉目靜息精神較旺其得力於箴規者多矣

六月一日復李雨亭制軍

各使　朝覲一事昨方照鈔總署議定儀節單寄覽旋聞英使以不帶刀劍不親遞國書爲非日本使臣自居頭等欽差欲請同日先班進見又不應將國書置於黃案呶呶置辨副島口出怨言謂即辭去同國並牽及朝鮮與我臺灣生番等事文百翁雖與力持而尙無成說勢須改期俟有確信再附聞前有臺諫紛紛陳奏强令行中國之禮奉　旨交議揣度時勢不敢不直抒臆見　聖度幸可包容異族猶懷觖望倭用西法爲歐洲所共推乃肆行無狀若此茲事諒無中輟邊患何日能休耶劉玉龍礮營初剏本係五哨嗣因剿捻調出一哨併歸別將餉項稍缺遂未議添尊意如須足成一營祗須添還一哨礮隊爲防軍根本兩江形勢尤宜文正師南下時曾屬加意訓練嗣聞祗看操一次劉將每請增募弟故未許西洋兵法以礮爲主槍爲輔然有至理而礮中事理極精而賾非素習者不測涯

涘亦逐不適於用公儻有意於此姑令照舊募足可乎滬上機器局誠如

尊論事太多則難精卓儒尤有貪多嚼不爛之病鐵甲船需費最鉅不知何時能成即成能否比照西洋之小者粗者大礮則熟鐵來福礮尚未多造邊論鋼礮前以輪船用自造鋼礮太壞飭令多購布國克虜卜後門鋼礮以應急需非得已也然礮雖購而其合用之子藥尚不能仿製昨已切屬玉軒等趕圖之水雷係江河防險祕器其必需之礦强水電綫亦不能造即此三事度局之力一時斷不易成不易精也該局現可用者兵槍林明敦後門槍小鋼礮三事制中土則有餘禦外侮則不足兼致力於鐵甲船熟鐵礮水雷窮年積歲取精用宏庶有豸乎劉佐禹糊塗無用遷就至今尊示留其薪水不必進局敬已照辦段道才堪遠略微涉粗豪乞就近提撕指示該局舊存造火藥機器聞尊意可籌費酌爲添置造藥以備江防之用敝處現有專造洋藥一局可不需此乞與段道商之水師人才無

險厚庵文正欲招致而不可　朝廷亦難遽畀事權且無以處雪琴耳衞靜瀾聞可於中途接道篆亦佳江南北望雨甚切近沛甘霖否念甚此間麥秋尙好舍幼弟久病不愈殊爲焦憂

六月二十日復沈經笙宮保

博翁假旋自可剋期回京此數月中總署公務尤勞碩畫倭使晤談大略前已由公函詳陳計邀鑒悉祕魯責問扣留華工一案窺其詞意微形餒沮所稱須遵日本禁令方准立約恐辦不到西國約章無非大同小異祕魯未必獨變一格日本果能翻新似中國亦可比照惟將來若准其議約必與就此機會嚴定招工章程以除民害蓋英法美德向少招工之事從前定章似尙未盡嚴密現惟祕魯葡萄牙等國販運豬仔流毒滋深無約則無從追究有約或可明設防閑未審卓裁以爲何如美英皆爲介紹其實該國皆深惡祕魯等凌虐華工香港粵紳曾籲求英國援救聞已允之

威使乃代辦議約已自矛盾一經駁覆當無異詞如能從此中止尤妙昨接陳荔秋主政蘭彬三月間自美國致上海劉道翰清函稿言出洋學生情形及各國新聞甚爲詳晰照鈔奉覽英人欲由印度緬甸開通滇蜀之路雖久蓄此志似亦無此才力也初九十日大雨轄境均霑秋禾甚茂此後不憂旱而仍患潦永定滹沱既無治法不得不於下游各支河設法疏鑿冀其入海稍暢爲害少輕弟任重事煩時虞隕越加以內顧多戚無可仰慰慈母祇增惴惴

閏月一日復丁稚璜宮保

日來將籌議河運情形繕疏覆陳侯家林上下民埝欲求執事加培堅厚或再接築至曹州西北永免南竄之虞將來若奉　准行尙祈鑒諒爲幸艇船礮位閩係購自布國克虜卜必係精品得人操練講求合膛子藥自可威敵制遠殊爲欣企江北漕艘亟盼黃汛增漲得以浮送入運惟黃運

之交既不能大舉修治漕行終難通暢恐未可執爲常例逐年照辦耳

閏月六日復沈幼丹中丞

添設保定巡撫之議聞係旁人覬覦添缺遂不顧事理之當否吏部尙欲准行經　樞垣文相力持不可似專爲遷就鄙人者其實有兩京兆分管二十四州縣熱河都統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僅止一督郭筠仙嘗謂督撫同城爲我　朝弊政與尊論同非久於歷練者無此卓識也日本使者副島種臣饒有智略由京回津過謁遽問總署大臣十人奚爲若得力則一二人足矣弟前在都曾詢經笙堂官愈添愈多不知用意所在渠笑而不答乃竟被外邦明眼人看破部務猶曰循照舊章牢不可破豈新設衙門亦必比照而更加多徒貽譏於海外耳貴守借德克碑至都弟徇其請加給咨函博翁適因　覲事辦竣乞假葬親德克碑雖議有眉目無人敢與主持遂爾中止此即堂官太多之病也所造十二號商船計將下水十

三四五號年內能否造齊雪巖認領聞尙游疑保險似宜少作價敝處招商局在英國購製三船裝貨多而用煤少行駛亦速或値七八萬至十萬不等閩滬各廠工料過昂每船減算成本似須十數萬商人惟利是圖精於計較豈肯受意外之虧累輪船原無一失而例須保險作價少則保費亦較少庶易招徠惟發商租領一節實爲官廠遠大之圖如何可減輕作價似須奏咨立案以免局外及日後謗議伏希卓裁朱守其昂創辦商輪今屆搭運正漕乾潔異常頗著成效華商詭寄洋行者多方忌沮股分過少恐致決裂又招致精習船務生意之粵人唐丞廷樞爲坐局商總兩月間入股近百萬此局似可恢張雪巖如不便另立門戶或勸令併爲一局將來竟易名中國輪船公司則名正而勢遠尊處新製四號儘可商令陸續承領酌定租價更爲經久之計朱守唐丞云將稟請鈞示尙希核奪飭遵爲幸別十五年蒲柳易衰鬢髮半蒼來示齒落髮白老亦至矣顧同志

愈少幹濟須才公即忘情於世世非無意於公俟限滿遣散洋人務祈妥籌善後之法酌留工匠經費俾常能營造接濟祇須付託得人必爲 國家百世之利矣昨因舍六弟幼荃北來久病不愈遽歿津門幼弟從事兵間轉戰南北患難與共年甫四十竟求原隰意緒頹喪無可告慰

閏月十二日復李雨亭制軍

前奉六月初四日手書適値舍幼弟之喪心緒煩鬱久闕報章頃又奉六月二十四日手示猥蒙慰勉殷拳感銘曷既幼弟智勇深沈性情耿介文正師及馬何諸帥頗相引重淮楚將吏深知其賢鄙人未了各事方冀得有付託不謂一病不起在尋常修短之數原無足怪而鴻章處此不覺萬念盡灰天之阨我如不我克從茲以往長孤立於人世矣篤臣英姿颯爽何亦遽賦大招人才衰悴勳闕世運有心者徒爲殷憂尊論江防各事殊中窾要鸞鼻嘴圌山關礮隄兵房建置果得宜否無事時略爲脩整稍壯

聲勢自愈於全未料理後路各練三陸師似尚無此氣力小輪船如鐵皮者不得遂稱爲兵船西洋此等船不過爲探信巡哨之用非以戰也入內河夾港中則處淺滯若長江往來則又嫌小如閣淺現造各船雖不能戰於海外或猶可戰於江心蓋船以礮爲用船稍大者載礮較巨射子亦較速如鐵皮不能容萬觔之礮雖多奚爲水路主守陸路主戰二語實爲中國禦侮救急良法然水路何以守曰扼險礮臺守口礮划攔路水雷而已此三者皆須於平時儲備弟兩年以來督飭將士脩築大沽北塘海口及津城東北各礮臺窮年工作尚未及半徒以京師門戶不敢不竭力經營而款項既絀工程浩大物產土宜又不如南中之順手究恐終無成就各國官商往來茲土輒相探詢疑詫亦可哂也外人覬覦不至遽啓釁端我等惟隨時擇要布置勿忘勿助可耳祕魯因去年日本扣留華工往與詰難乘便議約倭使副島過津面稱回國先辦此事

英美各使現向總署爲之先容欲即來津議辦尚未見到將來必有一番饒舌北省雨多且大黃水灌運較早曉蓮已帶糧艘至津鏡瀾聞先回籍再至金陵接替昨覆陳黃運經久辦法附請停止河運部議即未必准當可略鬆

閏月十三日復吳清卿太史

月來間日大雨幾如前兩年水勢幸下游河隄迭飭脩濬衝決尚少永定河新開南上灰壩洩水頗暢較勝於金門閘迄今未報失事若竟稔濟冀免重災芍翁前商大治永定滹沱二河覆書已詳言之曾文正師初莅直時亦頗倡此迂論甫試輒改究無所成河病太深款項無措也治河與用兵等最重方略機宜用兵須度賊情地利治河須察水性地勢　聖祖聰明迴軼凡近永定下游展寬四十里俾得蕩漾游衍而後入淀津歸海嘗履其遺蹟深爲欽服又竊憾上游何以僅十里八里五里三里之狹宜歷

來漫決皆在上而不在下也凡濁河中泓皆非疏濬所可見功明之潘季馴 本朝靳輔均以治河著稱然著力於隄防而已能見功而亦不能持久今裔鶴翁築隄束水之說則並不能施功昨已據實詳細覆陳雖蒙俞旨恐又滋局外之多口自元明迄今殆七百年河務漕務救病不遑浸成漏巵迂儒動稱法古復舊而不思天變已成之局後世無窮之患名曰振作實同苟且近人惟敬亭先生與鄙議差同耳

閏月二十五日復劉開生太守

西班牙古巴等處凌虐華工各國官商皆為不平屢見新聞紙詳載其事想尊處與荔秋等均有所聞總署遂同各國公評各使又為袒庇不肯直說擬請荔秋就近訪查得一證佐如令純甫等往查確實固佳否則須尋覓曾在古巴夏灣拏等處受虐之華人或有洋人在彼處目擊情形者照錄確細口供具覆俾可援據抵制是為至幸祕魯西班牙招工一事最為

可恨其所販賣粤人尤多班國早定和約祕魯現又將來華議約弟方緘商總署設法論禁若班國此案不得論定則祕魯請准招工賠補勢必援例以求荔秋有心人當能爲桑梓弭斯後患也前閱閣下鈔示荔秋三月間來書因有關係要件當即鈔致經笙大司馬送交總署公閱咸深倚重此後來函仍望隨時錄示以廣見聞

閏月二十八日復袁筱塢宮詹

讀致兩振兩公函詞義極爲懇切必有以慰友于之摯念吏兵二部新章將軍營立功例應請卹人員一概抹煞足令志士灰心勞臣短氣篤兄係在任病故又非軍務省分兩帥若援向例具奏即 准行必遭駁斥況近來似此奏章多交部議更無可准之理敝處辦過數案均如此也惟請附祀年伯端敏公專祠及馬端敏祠則與新章無礙而於公議無虧定可仰邀 特旨想兩振二公當能詳核入告也篤兄靈櫬何時西歸其樸厚忠

貞氣概絕不料享年未永大用無期天奪善人可勝長歎子務留營實迫於萬不容已少遲相機給假斯為善全之道肅州祇有圍困斷絕接濟之一法窮寇死鬭勿與爭鋒左帥仍不自將為是西北人多勁悍耐苦熟習賊情尊論因地取才最中肯綮惜無其人亦無巨餉耳畿輔雨涼殊盛日內稔晴秋收或無大減

七月一日復喬鶴儕河帥

治河一事鴻章反覆籌思霍家橋一帶堵築為難且動巨帑與大役以謀借黃濟運之下策其勢必不可以持久儻貽後悔當慎先幾不敢不據實陳明摺稿並欽奉　批旨已鈔咨冰案定荷鑒原侯家林上下民埝卑薄本屬可虞飭疏內切實言之並迭函喬懇丁稚翁加意脩防秋後須勤帑大脩與官隄一律高厚然後責官民以分守東庫存款尚多力能自為今來教持論相同益佩藎籌卓識鄆城決埝水又南趨稚翁已否奏報丈可

勿引爲己事或不妨催令脩治也近月各河漲溢黃水似較往年尤大東
明境內據報出槽亦有決口漫田之事竊謂耶曹隄工最急銅瓦廂下至
東明次之擬請吾丈分任其役者緣在豫直境內大力尚可主持千新加
意聞豫工屢見危險賴廂屋保障而魚山下至海口實得就下建瓴之勢
下不壅則上自不潰矣此間水災又重永定河仍報漫口秋後雖已暢晴
猶間日夜一大雨殊深悚疚華商自購輪船搭運本屆正漕尚爲妥速由
此擴充似不必專恃河運河運亦實無把握然旁觀議論恐仍不免耳

七月十三日復錢調甫中丞

黃運一疏旁諮博考證以歷年所見聞非敢苟爲之也惟董大農由湖南
糧道起家道咸之交曾督運艘又著有江北運程一書自詡博洽堅持河
運必不可廢鄙人亦豈欲廢六百餘年之河運無如窮其力之所至不過
僅運江北十萬石於事奚裨且通塞遲速全聽之天 國家經久大政何

得任其苟且僥倖耶兵事既無把握嘗欲於無把握中求得二三分若河運則茫如捕風矣咸豐庚申洋務極爲傲擾是年海運亦能到倉此後萬一敗壞尚不至如庚申之棘而論者不揣事勢僉以海運不可常恃毫無依據並爲一談書生不知而當軸亦不記憶其省費省事更屬判若天淵中國明有大江大海之水可以設法濟運乃必縻數千萬財力與濁河爭前人智力短絀後人仍樂於沿誤襲謬不思今昔時勢之殊不其傎乎鹽漕河爲三大政鹽爲大利漕河則耗大財而無大益以　列聖之經營未有十年無失事者不及此變計恐將成元明末世河患與賊患相終始矣近更添一外洋江海各防毫未料理乃亟治不可得治之河以求濟不可再復之漕彼族每詡中國無人其信然耶執事明於時局輒復縱論及之

七月二十四日復李雨亭制軍

直省夏秋之交雨水過大與十年情形相等不獨永定潰口各河無不漫

決汪洋數百里閭疆吏失職殃及窮民可勝負疚漕糧已先運通無可截撥正在焦籌適奉二十日 特旨飭令各省協撥巨款謹鈔錄奉呈十年之災幸賴文正師籌捐淮商二十萬現在淮南似無可議闢淮北積引尙多願捐資領辦者能否設法籌湊望執事一爲援手蘇屬秋收若何釐款似無多助並乞將鄙意轉致振軒中丞尅日籌商示復以便覆奏感禱曷任

七月三十日復丁稚璜中丞

成山爲東海險要之地尊意不肯輕以與人極是正辦惟洋關既設所收船鈔一項專爲各口塔表望樓之用載在各國條約因有稅務司幫辦權務燈樓各項取其與洋船測望相宜不得不令其經辦其名則仍爲中國辦事也此案赫德在總署糾纏已非一日經龔道商令改建鏌鄉海俚二島鄙見亦以爲然詎赫總司浮索多金力言不便總署無以難之祗得反

覆商榷仍從原議否則以東海關數年船鈔斷不敷兩處燈樓之需若常久不設又無詞以謝各國也官印租契無庸由稅司收執此係鴻章別開新樣冀得操縱由我即執事不欲棄險於人之意諒蘘道必能妥勸商辦將來成山扼要處所似宜不動聲色酌設防營起築礮臺萬一有事其地尚爲我用棋貴先著乞早留意即如大沽礮臺之側祟地翁竟允稅司建燈樓弟加工改造礮臺而燈樓已不可去成山險處若有礮臺其餘任置燈樓彼亦奚能爲役耶粵東所製師船聞甚精堅其礮即可酌移數尊爲礮臺之用華船終不敵洋船移置臺壘較爲穩妥治河覆疏大局攸關不敢專爲東人與執事現處地位有別鄆鉅民埝遠不如官工之堅厚實屬可虞似不可不籌動庫款大加培築聞司庫存項尚多儻蒙眾實勘估酌量提撥爲曹濟諸州造福匪淺蕎鶴翁函稱擬俟曹隄定議亦睛撥款接築蘭儀東明長隄民力太窮礙難借助即勉强捐辦決不足以持久東明

岳辛莊本近河心埝極卑薄無怪漫決波及東境漫水南趨尙不至南陽湖否想藎籌周詳必能設法挽救也此間積水瀰漫災區亦廣 聖恩特撥巨款恐難應手徒爲疚心

復喬鶴儕河帥

閣考東長築隄一節尊意視東省爲勤幫極得機要鴻章前奏本以曹鄆爲最喫緊不覺語重心長蓋東境民埝若加堅厚大汛怒漲下游無可恣洩銅瓦廂口門迤東而北勢必摧塌漫溢甚或至於奪溜分流督河與司地方者皆不能辭其責而西岸長垣境內有四年所築堤埝六十餘里開州境內有古金堤一道均尙寬厚但隨時修補殘缺可資抵禦惟東岸平衍一無遮攔終屬可虞前派員逐處諮訪輿情亦甚望長堤之成隄外田廬可永保護也昨丁稚翁來函擬於安瀾後酌度興築據稱鄆曹綿長二百數十里工鉅費煩民力拮据籌款不易又謂呂仲剛屯等處漫決實由

東明岳辛莊等民埝漫過橫溢是水勢一大上下游均同喫重鴻章擬以
司庫存項尚多請其酌量提撥加工爲曹濟諸州造福不必專資民力未
知肯采納否如果東省剋期勸督加築歸叢東長至蘭境西岸尚可暫緩
由丈遴派妥員切實履勘東岸形勢工段核估須銀若干請撥協款約計
一百數十里或不必如東南河老堤之寬高亦自可禦漫水爲數當不甚
多摺內聲明東堤成後經過數汛察看水勢若果西滾必須另築堤埝再
行奏辦款項既可周轉事機亦不致誤至隄成後能否移蘭儀以下乾河
廳汛改駐脩守諸從簡易之處均請執事主持裁擬距豫既近東河應管
之事諒無推諉東長距直省迤遠聲教幾至不通官民勤惰頗難考察前
建議時固已斟酌及之仰蒙虛懷下問敢竭芻蕘之愚以備采擇永定河
身積沙如山高於平地數丈兩堤又係純沙築成一沖卽潰姪故深知沙
堤之不可恃潘季馴謂築堤束水攻沙必得眞土老土殊爲確論安識瞿

家橋一帶不可築隄殆有鑒於此也議者多謂永定或於南北加築一堤近京田廬墳墓豈容侵占費帑至巨弭患亦不過二十年從前屢改中泓下口今復如此何敢力主斯論承詢附及

八月十日復陳荔秋比部

古巴祕魯等處招雇粵人淩虐受苦各國皆知祕魯較古巴尤甚祕魯在南花旗之南海邊由古巴往彼處搭坐輪車火船約十餘日可到若遇有便人乞探詢如何淩虐華工情形據所見聞詳確開示爲幸祕使已與東洋定約云即來津商辦總署屬令將從前招去華民釋回言明嗣後不准招工方與立約自係正辦惟駐京英美各使明知其刻待華工又從旁爲之緩頰祕使復稱現立新章待華工十分滿足絕不肯自認淩虐弟等必力與辨駁如得執事查訪古巴之暇兼能偵實祕魯現在情狀亦足關其口而奪之氣也倘希與純甫等密爲留心察訪但勿以影響臆度之詞轉

雖折服至古巴哈瓦那既駐有日國官員閣下前往應否必須會晤自可相機酌辦西國風俗向不藐視華官威使狡黠習知漢官威儀該處洋官豈能盡悉總署接弟信後亦必知會各使可無疑慮惟閣下在外辦事輕重緩急自有權宜鄙人無不竭力襄助聞古巴水土甚惡須到彼處三日後不生病可保平旅祈慎重幸甚

九月二十日復鮑華潭中丞

固關稅務司饋覆議軟馱照舊不收硬馱自須照加無須另議定章該稅向歸綠營收繳匯自今始文員往查仍不能改令文員抽收也執事應飭該州牧幫同照料勿任藉詞阻惑爲幸宣大調往巴哈臺之兵部議令由晉省籌給行餉宣化實無兵可撥恐奪處亦無餉可撥耳晉中煤鐵礦產甚多行銷亦遠是否定有收釐章程若用西洋機器挖取鎔鍊足可推行於通商口岸及各路製造局與洋煤洋鐵相埒大利所在地不愛寶而取

用無窮中土罕有知其理者公盍留意毋汲汲憂貧也

十月某日復王夔石中丞

承平無事時河弊漕弊陳陳相因一漏卮一蠹藪也天忽令黃河北徙使數百年積弊掃而空之此乃　國家之福人又欲還其穿鑿之智於無事後求有事不知從前辦河漕時並無洋務今洋務繁興急而且鉅盍不移辦河辦漕之財力精力以逐漸經營爲中華延數百年之命脈耶公具大聰明敢以相質

十月二十二日復馮景亭寶允

接奉手示於河復故道一事原始要終崇論閎議發前人之所未盡發言衆人之所不能言想見憂　國憂民之誠豈惟鴻章得所就正昭若發蒙將使千百世後疑案復明浮議全息先生之功當不禹下矣此後獻策者甚多無如卓見之切實精深自緣學識淺深高下之別鄙疏獨采用緒論

海內知交咸相推服然鴻章必歸美於先生不敢掠為己有也頃晤令親

王君知舊疴頻發氣體消癯而箸述探討之勤窮年不輟尚宜節宣慎護

以娛頤齡局任企祝鴻章涖直三年迭被水患扶傷救敝力竭心疲北河

廢壞因循莫可救藥邇來伏秋雨勢有似南中黃梅節候而吳越皖楚乃

又苦旱天意殊未可知部議河運仍不可廢采買更不准行大都敷衍目

前不謀久遠京通錮弊愈窮愈深海運較省而猶以為不便名曰欲復河

運實則欲復其弊上下可交征利也能勿喟然北方稻田言者極衆必先

籌巨款移南民而為之農事而涉手官吏亦終無成故自元以來迄無明

效鄙意擬督防軍試辦一二但不可久耳損齋兄屬聯額附呈

十一月九日復邵汴生中丞

肅州之捷首從悍逆殲除甚多邊塞肅清轄疆從此可登衽席季帥艱苦

經營煞費心力金甌竟卜開我　朝二百餘年未有之奇信乎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矣部撥廿餉百萬加以各省添撥之數計可略敷年終賞犒哈密漢城聞已失陷金張各軍轉運一時諒難就緒而關外又成燎原之勢從容籌畫須明年春夏乃可次第出塞耳子務急欲歸葬自係人子至情台端准假兩月而未允其終制實為仁至義盡正與鄙見相符銘軍暫交子徵代統當可妥協將來留防抽撤皆須子務回營後相機酌辦俾專責成甘軍想徐議凱撤歸並欠餉太巨難保不滋事端陝防鐵搖亦甚要緊容卽緘屬子務事竣早日回營望尊處屆時敦趣之為幸直屬連年大水堵潰賑荒筋疲力痒邇來積潦已漸消退各河廢壞年久苦無鉅貲濬築若雨少又慮旱災眞令司牧為難四方甫定而土木游觀之工紛然並舉民力幾何徒增憂喟

十一月十一日復張振軒中丞

徐仁山稟稱赴蘇謁商已蒙飭滬局籌湊淮餉十二關局勝級感芝田苟

可設法諒無不盡力也東省河堤又撥蘇釐誠恐應接不暇祗可斟酌勻付惟我軍來源專指吳中不得不爲盡歡竭忠之請招商輪船已撥采買米石足徵惠顧大局盛道等昨請分撥正供二成似亦正辦蘇省印委無不爲沙船說項究其隱情沙船實已減少大都猥劣紳董把持豈知輪船之興關係　國計民生久遠耶聞敏齋有籌撥關局閒款發招商局生息之說此事於公有益於衆商有裨鴻章若在江南必早行之閣下何不決斷延樹翁奉諱而南漕巡運已成鐵案坐糧廳所識各條多難遵照口袋一事蘇力恐來不及茂文如何籌商念念　園工聞須推廣捐助勢將及於京外官亦斷湊辦不足文相日內還　朝未知能設法阻延否分閩之舉皖南不盡謂然蘇捐十萬果應手否聞左帥現請陝甘分闈隴人已湊三十萬皖則無此豪舉也

十一月十三日復劉仲良方伯

江省丁漕部議仍改征錢似可無甚變更十三年全征本色起運萬做不到然須稍爲通融鄙人前議請酌征本色亦明知不能行而附片專重采買起運謂當就漕折漕項本款籌辦不足則另提閒款津貼無論起運多少必可設法部議駁采買而僅令酌征本色起運江廣各省勢皆難行湖南北漕數極少可常折征江西漕多若壹意堅執無顆粒到京倉既非公忠體　國之道終必有變本加厲之時諸當事現正得人海內肅清不及此時酌籌變通辦法而專待河運可復漕船可行明是推諉鄙見百年以內無能復河運之理矣招商輪船實爲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兄創辦之始即藉運漕爲詞各國無不驚服謂中國第一好事現僅分運蘇浙漕米歲二十萬石沾潤較少撥輪船僅五隻猶可運米三十萬若運米漸增添船漸多　國計民生均大有裨委員四人朱道其昂盛道宣懷管理招商運米各事唐丞廷樞徐郎中潤管理輪船攬載各事皆熟習生

諭殷實明幹兄所次第委派者朱雲甫承運浙漕十餘年條理極精杏孫現爲蘇省包辦采買京米六萬石利病周知尊處函詢二君當易就理茲先將來單所詢就鄙人畧知者逐條簽往並查開雲甫前擬采買章程核減用款一摺蘇浙采買舊案報銷各款兩摺現議由津逕運通壩浙糧道及坐糧廳各議章程兩摺附呈閱核雖臨事有須酌量更變之處大要規模不出乎此米價一層隨時隨地互易江西或自在本地采購或交商局代購時價難準約計購運交兌公私雜費至多不過如江浙采買每石二兩五六錢少則每石二兩一二錢仿江北運漕例折征於民辦運於官先期奏明　廷議當准行也

十一月十五日復丁稚璜宫保

昨奉初二日咨緘以查明東明石莊戶決口甚寬黃水南注東境受害亟須設法堵築以便下游接築長隄並蒙垂念直省窘乏無可設措尤由東

省籌撥銀十萬兩上下以資貼補工料即由東委員督辦等因仰見藎籌公忠體恤備至感佩莫名當即轉行道縣據實咨覆請主持飭遵在案查東明爲直境極邊又孤懸河東相距過遠前迭飭查該縣初則含混飾抵繼乃僅稱岳辛莊石莊戶一帶民埝皆漫溢水中亦未聲明決口寬深丈尺殊堪痛恨而喬河帥親往查勘奏稱直境堤工可緩水患全在東境必須築隄似若相爲印證尤不可解矣茲既據尊處遴派熟悉河工委員再四履勘自係確實情形石莊戶決口寬雖百四十餘丈中洪深僅八尺近岸五六尺僅分黃溜十分之四誠如臨清蔦牧所稟由口門東南逐漸下埽立腳節節做去尚非不能堵築惟查閱來圖石莊戶對面河心有乾灘一片蔦牧稟云中隔夾灘一道如將來口門收窄時大溜擡高逼歸正河此灘是否無礙能否得吸川之勢是在督辦委員臨時相度妥辦耳至夫工借資民力一層上年執事俟工築埝借助民夫雖不免怨咨頗有大才

在工主持督率幸得薉役閱荷濮東明被水淹浸已久逃亡旣多未回民力亦甚拮据其去河較遠不受河患卽堵築亦不受益者又難踴躍從事惟目下經費竭蹶舍此實無法籌辦姑就來咨檄飭該地方官紳竭力勸諭荷澤之民果能越境助役自不容東明稍有推諉也惟是直省之窮甲天下積年水災羅掘取衍到處告幫情非得已焉有餘力能助此工此執事所洞鑒今慨慨發十萬金巨款以決口水勢情形計之但使承辦得人集料鳩工可了斯役或不在民夫助力之多寡大名恩道及東明唐令於河務工程全未閱歷祇可幫同勸紳督夫其一切工務機宜仰懇籌派東省熟悉工程核實辦事大員主持其事局任拜禱再查石莊戶一帶距河邇近決口不可不堵堵口後接築長隄下至侯林似須展開地步擇高處爲之免再沖潰更祈高明覈奪賀夫漕帥計日履新遵守舊規定無異議乞先轉致鄙忱爲荷

十一月十六日復彭雪琴宮保

浙中人來詢知西湖三潭印月茆庵結構清遠先生終日鍵戶畫梅江山清福惟神仙中人英雄退步始能獨占下視我輩陷入泥塗如醉如夢者不知幾時可醒耳丁濂甫阿膠方劑能療公疾而不自療足見非盡阿膠之力乃湖上逍遙散之功也兩年一住已成例案願來往千百年異日鄙人尚可踵躡從之承示水師訓條刊本切實正大使人人熟讀力行當不致傳染壞習與吾能認眞整飭亦殊可喜聞近來江船屢有誘賭局騙圖財害民之案雖經各處破獲嚴辦不少若自水師清源除害力量尚可做到商旅受惠匪淺經大艱周歷重懲數冋計亦絕迹幸勿稍避嫌怨長江輪船横行價賤行速民船生意日稀凋零日甚儻能長保平穩或冀敺爵敺魚不盡入淵叢也滇隴先後報捷腹地幸已肅清惟巳遣弁勇未撤營頭無一善後安插之方人心雖平隱患極鉅不待水旱災厲而時虞其竊

發若有事變能毋岌岌弟涖直三年迭遭水患補苴罅漏竭蹶非邉自愧
才力薄弱終有貽誤之日受　恩過重不敢言退徒自廩廩春間　陵差
幸而無過明年二月又須恭辦　西陵大差此事停止已十八年道路橋
梁全行沖塌一旦重新修整民力已窮邉論其他羅官遇遠老母不得侍
養舍幼弟尙知自好盛年捐館徒傷慈懷前顧後慮往往百感交集無可
告慰來春仍當出江望勿過勞心勤氣少作應酬筆墨公暇徜徉風月以
娛暮景千萬愼護不宣
十二月九日復李雨亭制軍
俊侯前有全軍則來否則中止之約將領多不欲分軍況做工尤在人衆
若留步隊五營來者亦形單薄是以暫作罷論　寄諭鈔示岑彥卿疏不
知滇中情形與各省迥異滇兵全未募補滇勇全係鄉民改勇爲兵尙易
料理各省兵已及額豈能安插散勇且彼省之勇斷不能充此省之兵卽

使補兵又豈足臨大敵岑說果行亂不旋踵勢將束手待斃惟求逐漸裁
減逐漸安插之法然就時局人心而論十年以內防營尙未可廢卓見以
爲何如恬吉輪船補還捕盜局藉省圖餉自是正辦五六號大兵船費用
殊鉅未知二成洋稅可勉支否鄙意如入不敷出六號成後姑停造船俟
積有餘款再作後圖閩廠現籌歲造兩船若招商局不能多領倘慮無處
消納上海局面更狹矣敝處久未調用滬局礮火儘可飭歸江省應用甯
局大礮一項專指爲大沽礮臺之需其小礮亦可由鄙處商調也津機器
局報銷向歸戶工部核覆兩處索費過重今夏曾屬朱虞二君另覓門逕
乃有逕飭水部再由彼知照農曹之說聞閩廠現辦銷事牽掣殊多尙未
知下文分解滬局亦係巨款無論如何辦法必須及時籌提銷費專人料
理幸勿懃置祗要辦出首案以後便可照章勉林廢棄實爲可惜昨方緘
勸其俯就體羅勿太決絕請公設法羈縻將來滬津機器局欲求替人無

驗此君淺鮁南縣苦相從已將十載耿介枯寂洋務文字得未曾有殺翁曾委權鹽道不諧於俗文正師遂與若合若離念其老且貧區區薪貲不足自贍能否擇宜加一例差以贍之感感世香憔悴沈毅拔署糧篆洵稱得人將來能即眞除否此間冬月初十日得雪四寸而近京尚未優霑來春　大差供億諸形竭蹶水旱徭役窮苦奔波於事何裨徒增愧疚

十二月十日復船政大臣沈幼丹中丞

船廠善後事宜接總署咨函備聆大略前迭飭上海局員唐丞廷樞赴閩稟商以事牽綴聞冬月杪始附輪舟南去十三四等號是否合用果否承領並租費若干減價保險若干經執事面爲指示當有端倪弟方照鈔總署函令該局妥籌議覆計唐丞回滬與各同事商定後據實稟聞乃可徐議覆奏總署極盼商局租領惟商本未甚充拓漕糧未能添裝該局員董似尚未敢放手大做數年後生意日盛或不虞歲造船隻無消納處也商

局願傾似可兼用閩局人駕駛較為省費順手畳星諒已商及敝處亦曾
慫慂恐伊等疑慮多端請公切實開導之左帥餉鹽之議未知其詳若運
淮鹽必無成議淮鹽歲銷無幾滯在銷而不急在運耳分遣學生赴英法
學習造船駛船之法用意極為深遠總署欲令中國委員管帶操縱自易
而並不計及得力與否亦非篤論閣下既與日意格堅明約束是否議有
規條應否另派廠內與日意格素習之委員同往學習經費擬由何處籌
提敬祈詳晰示知滬局赴美子弟雖經曾文正商派陳荔秋容蓴甫二人
帶往荔秋品學極佳而人地生疎專恃蓴甫為目蝦每有老倦思歸之意
一時竟無替手出洋久住先須熟習外邦語言文字然後動中窾要日意
格久充總理若副以素不相習之華員必致鑿枘若徒委中國學生於外
人之手又恐遠久或有格礙想大才必有安策望熟籌見示為幸若須派
委應請由尊處籌度呼應較靈總署諒已併致台端茲更將來函鈔呈電

察此間冬雪未甚霑足地方尚託庇平靜來春　西陵大差奔走供應竭
蹶倍甚

十二月十七日復朱修伯宗丞

自星叔出使後　樞垣襄助需才俾指計之無如執事深明大略肆應不
窮者已隴事幸已告蕆　廟謨以金張宋諸軍西上自是一時健將宋軍
在肅與左相不協本已撤回涼州駝馬餉運毫未預備方專弁來保乞爲
設法適奉　明詔出關知難中止迭函諄勸整理一切惟求左帥代陳大
略稍緩師期當可陸續進發三將尚能同心協力但冀各路將帥和衷共
濟勿求速效或終有成耳畿境屢歉之餘事事棘手經營竭蹶愧疚殊多
圜工需費過鉅雖無能撥之機似無可成之理日來科場案小有風波
鄭公袞袞想喬遷卽在目前若升轉上堂多一能言解事之人中外之福
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曾劼剛通侯

兆域既定明春必應及時營葬計夏季即已釋服入都謝 恩極是正理閣民爵可歸散秩大臣班內惟吾師中興元勳執事清才雅望 眷禮諒必加隆成憲 賞予京卿當不遽投閒散也雙聲疊韻之法竟通於泰西語言文字之根將來闓選機器船廠能爲親歷指授考訂似性學均屬相近中土人才多空談學問仕宦於此道漫不究心故洋務都無長進深心遠識者宜別有嶄擬也敝處無甚新書奇器但微明自照略知其意而已竇翁殂謝光復已出望外論其勳階應有謚號新例過嚴非人能請左公竟得破天荒相公雖有志節亦是命運湘才如左者豈少哉鄙狀碌碌如昔滋直四載贏得鬢鬢皆霜長此終古殆未可知昨王益吾太史寄來史館所撰先師傳稿似甚詳覈特鈔呈

元日致宋雪帆侍郎 同治十三年

楚北第七起軍需報銷業經覆准仰承關注感佩莫名惟敝處淮軍九十兩年銷案聞農司全換生手例案不甚諳習致有意外挑駁即如柴草一項自四年剿捻後定章核給七八年來兵民到處相安毫無騷擾聲名卒由於此每營按年僅添銀一千餘兩糜餉無幾而民間不受苛派擾掠之害保全實多在部中彙總報銷似覺積成巨數究未曾分年分營細核也曾文正極知此事有益是以議改直隸練軍章程特加此項其時部議亦謂免致騷擾百姓外間皆服其明允豈前日之部友尚慮及騷擾百姓今日之部臣獨不慮騷擾前日之弁兵因加給此項而得免騷擾今日之弁兵停止此項而能無騷擾乎此尤事理之彰明較著者矣況淮軍初案部議本有各路軍營不得援以為例之說今忽翻前案謂各路俱無此項報銷而直省練軍已核准報銷六七次者竟置不論若執此相爭尚復成何事體耶侍驟聞其事不覺寒心儻年內尚未出奏務祈執事力為設法從

中調停免致徒滋筆舌洵爲大局之幸各堂多係舊識祿未知眞確不敢遽上公函謹藉另緘奉呈贊辦雖老前輩甫經入直或有不便明言力評之處然事關公道似可參贊一一伏祈垂意

正月二十日復邵汴生中丞

尊示大局未定一年之內銘軍斷難經議移紮擬今年備陳之想緣岑中丞撤勇爲兵之議而發也滇中兵額久懸又係土著之勇與他省情形迥異且兵額無幾其能安插如許之勇耶惟餉部供支久形竭蹶欲俟子務過津面商將來減撤之計即到乾少遲似尚無妨可紓藎慮

正月二十八日復李雨亭制軍

大疏詳陳改勇爲兵及驟議遣撤窒礙情形簡練名貴足破羣疑樞部諸公未歷艱危險阻之狀頓忘遠慮隱患之萌欲速見小妄談無補外間若再隨聲附和潰決即在目前防勇較多省分似以陝甘雲貴爲最其次則

江直略等銘軍在乾州者邵汴翁諄懇留鎮一年再行商辦唐軍在徐似是閉著帷東境黃隄不塞年年漫水下溢無可疏堵曹徐民氣剛勁久安盜刦必生宋代黃河南北分流是以饑出梁山泊宋江一輩此可憂之甚者其他伏莽游匪尙不暇計無已或如尊指徐議裁減一二成可乎畿輔重地則尙不敢輕減故前案亦尙未遑議覆總之大亂以後仍欲守天下以兵直同盲醫試問咸豐以後除東三省馬隊外果有一處可用之兵乎懲羹而并不吹虀書生不知執政亦不知耶不變兵制竊謂繼今以往營伍竟無用處今舉朝無不以復舊制爲言於兵事亦仍舊章是促之危亡耳現計各省歲入不下五千萬而府庫虛耗若此防勦各軍約費二千萬內外然不有防軍則斷不得平靖此五千萬亦無出處新疆用兵自古最耕煩費今欲大舉而防餉既不能損征餉又必須增巳爲兩窮之道加以內府供億徵求愈出愈多方事事開拓豈有整頓撙節之時實深惴慓

我輩受　國厚恩義未可以言去祗有竭力支持盡心所事而已籌議輪船函稿似係彼南手筆亦屬推闡盡致將來盛道等赴閩籌商領船定議當會台銜覆奏滬廠銷費關道應可設籌竹儒有帶六號兵船往海外之議未便遽行

二月二日復邵汴生中丞

穆左久不相洽自籌轉運又令遣散所部勢難遠行此事大費調處關外大舉本無此財力應先議食後議兵　中旨調發過驟祗可張虛聲而未可以程實效季帥强拏之末仍責以重遣不免觀望徘徊然又未便令他人爲之也尊慮不敢作已治已安之想洵爲老謀深識銘軍目前須暫留鎭俟出關諸軍腳步稍穩後路裁遣稍有就緒再行調撤未爲不可惟識者總謂腹地糜餉正當裁勇節餉鄙人豈能獨負重累俟子務過津時與之妥籌大略岑中丞之議迷迎激射斷不能行

三月三十日致船政大臣沈幼丹中丞

二月初間杏蓀觀察寄到上元手示籌畫精詳時方入都展　觀隨扈將函摺轉交經笙同年暨閻並代呈邸帥僉以出洋學習造船駛船一節應由執事主持聚辦決不稍有牽掣至養船及出洋經費不敷尚冀鄙議裁撤師船以養輪船且夕可行陸續勻撥經笙謂或由總署　奏辦或由外間疏催若海防無事似可從容籌度亦慮江廣各當事未能實力遵辦也今日本忽有興兵臺灣之說大蠹既須先其所急整輪巡行各省更易藉詞延諉欲指抽撤水師分養輪船竟無歲月可竢日意格昨來津謁晤感激恩知亟圖報効因船差已竣擬在上海候信弟知閣下必有澎臺之役屬令赴閩靜候指揮無須引避日意格曾充法國兵官於師船戰法外交機宜均所深悉儻已回廠或可有裨高深商船兵船間造以資商局領用無庸租價保險悉如尊指惟閩機器費煤海鏡昨運漕來津不得進大沽

口俟唐景星盛杏蓀夏間到津議定大略再行會奏津局習槍礮工匠子弟若能赴布廠游學自易精進苦於無人帶往無款接濟電報費巨駭俗亦愧有志未逮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弟十五終